



登科記考卷二十八

大興徐松

別錄上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按有史科三字疑衍當卽一史三史也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一

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上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朞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爲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爲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爲之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八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國子監生尙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凡館二

門下省有宏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總麻
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
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爲之凡博士助教分
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
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
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
各一若中經三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
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
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二

三歲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
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
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
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
假博士考試讀者千言試一帖帖三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一條
總三條通二爲第不及者有罰歲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大義十條
通八爲上六爲中五爲下併三下與在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
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
補太學大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

里外給程其不帥教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一
百日皆罷歸既罷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子孫送兵部準蔭
配色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尙書省而舉選不繇館
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
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長
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
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上上
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爲及第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
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亦爲四等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試官能通者依正員凡
三傳科左氏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
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爲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
究一經凡史料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爲
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視五經三傳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
三史皆通者獎擢之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
卷誦文按玉海引無卷字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
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凡明
法試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爲甲第通八爲乙第凡書學先口試通

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爲第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問
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二條海島孫子五曹張
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
九爲第試綴術緝古錄大義爲問答者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無注
者合數造術不失義理然後爲通綴術七條緝古三條十通六記
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凡宏文崇文生
試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
務策五道經史皆試策十道經通六史及時務策通三皆帖孝經
論語共十條通六爲第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四

皆有罰其教人取士著於令者大略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
之好惡所以育才養士招來獎進之意有司選士之法因時增損
不同自高祖初入長安開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於州
縣皆有數既卽位又詔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以教宗室子孫及功
臣子弟其後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爲鄉里稱
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學藝者皆送於京
學爲設考課之法州縣鄉皆置學焉及太宗卽位益崇儒術乃於
門下別置宏文館又增置書律學進士加讀經史一部十三年東
宮置崇文館

按唐會要顯慶元年始於崇賢館置學士至上元二年改崇文館此云貞觀十三年誤

自天下

初定增築學舍至于二百區雖七營飛騎亦置生遺博士爲授經
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弟子入學遂至八千餘
人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龍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
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
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聰明
者爲之試書日誦干言并日試策所業十通七然後補其祿俸同
直官通四經業成上於尙書吏部試之登第者加一階放選其不
第則習業如初三歲而又試三試而不中第從常調永隆二年考
功員外郎劉思立建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唯誦舊策皆亡實才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五

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明經試帖麤十得六以上進士試
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策試武后之亂改易舊制頗多中宗反
正詔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願宿衛及任國子生聽之
其家居業成而堪貢者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衛番下日願
入學者聽附國子學太學及律館習業蕃王及可汗子孫願入學
者附國子學讀書元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
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爲具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
使皆往閱禮焉七年又令宏文崇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及注老子
道德經成詔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尙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

又敕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悟有文辭史學者入四門學爲俊士卽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亦聽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蔭第同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天寶九載置廣文館於國學以領生徒爲進士者舉人舊重兩監後世祿者以京兆同華爲榮而不入學十二載乃敕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是歲道舉停老子加周易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六

十四載復鄉貢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廚米是歲賈至爲侍郎建言歲方躋歉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貞元二年詔習開元禮者舉同一經例明經習律以代爾雅是時宏文生未補者務取員闕以補速於登第而用蔭乖實至有假市門資變易昭穆及假人試藝者六年詔宜據式考試假代者論如法初禮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十六年中書舍人高郢奏罷議者是之元和二年置東都監生一百員然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

中雖置兩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太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館三人算館二人而已明經停口義復試墨義十條五經取通五明經通六其嘗坐法及爲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十三年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復考功別頭試初開元中禮部考試畢送中書門下詳覆其後中廢是歲侍郎錢徹所舉送覆試多不中選由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今請先詳覆而後放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七

榜議者以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諫議大夫殷侗言三吏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都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史科及三傳科大和三年高鋹爲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御史姚中立又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又奏復之八年宰相王涯以爲禮部取士乃先以榜示中書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有司以所試雜文鄉貫三代名諱送中書門下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爲盛焉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尙及其後世俗愈媮薄上下

交疑因以謂按其聲病可以爲有司之責捨是則汗漫而無所守
遂不復能易嗚呼乃知三代鄉里德行之舉非至治之隆莫能行

也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昌齡傳有名於當時考功員

外郎王師旦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者皆文采浮華擢

之將誘後生而敝風俗其後二人者卒不能有立按此條誤辨已見前寶應

二年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言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

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經填帖故爲進士者皆誦當代之

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側席

待賢之道請依古察孝廉其鄉閭孝友信義廉恥而通經者縣薦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八

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於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狀保

辨識牒皆停而所習經取大義聽通諸經之學每問經十條對策

三道皆通爲上第吏部官之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

第罷歸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其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詔給

事中李栖筠李廙尙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議栖

筠等議曰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

行且謚號述行莫美於文文興則忠敬存焉故前代以文取士本

文行也由辭觀行則及辭焉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

學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

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襲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亂臣賊子由是生焉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蝸蚓之餌垂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商始興商有天下六百載湯之法棄而周始興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祚長遠漢興監其然尊儒術尙名節雖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亦能終彼四百豈非學行之效耶魏晉以來專尙浮侈德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九

義不修故子孫速顛享國不永也今館所請實爲正論然自晉室之亂南北分裂人多僞處必欲復古鄉舉里選竊恐未盡請兼廣學校以明訓誘雖京師州縣皆有小學兵革之後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請增博士員厚其廩稍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太學館遣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而大人以爲舉人循習難於更變請自來歲始帝以問翰林學士對曰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

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大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
議論而試詩賦按建中之罷詩賦不數年卽復舊至大和七年又
欲罷詩賦然開成元年帝謂李石曰昨試進士題
目是朕自出所見詩賦似勝
去年是未曾罷志文有脫誤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

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
人苟無其人不必充其數是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
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
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武宗卽位宰相李德裕尤惡
進士初舉人旣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
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齒謝恩遂升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十

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至是
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爲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
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德裕嘗論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武
宗曰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朴
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手弟卽過矣但取實藝可也
德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
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期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
文選益惡其不根實藝然朝廷選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
其業日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

不能閑習也則子弟未易可輕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技莫不兼收其爲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十一

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爲無得也其外又有武舉蓋其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槩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重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爲中第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復書

新書選
舉志

有唐已來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天寶三載又置崇元學習道德等經同明經例其秀才有唐已來無其人秀才出身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從九品上

明經出身上上第從八品下上中第從九品上進士明經出身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若通二經已外每一經加一等

舊書
職官

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

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於明經以

帖經副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

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避暑錄話 按進士試雜文先用
賦後增以詩皆在元宗時言始承

隆
誤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

登科記者

卷二十八

三

能者無常數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

開惟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

得六者爲通

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
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

字使尋之難知謂之例枝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懸孤絕索幽

隱爲詩賦而誦習之不
通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
或多增
面焉

天寶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爲三行

不得帖斷絕
疑似之言也按

合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

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

以來明經唯有丁第

按冊府元龜
作丙丁第

進士唯乙科而已先試之期命

舉人謁於先師有司卜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皆會而觀焉博

集羣議講論而退禮部按冊府元龜作關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圍

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制詔舉人不得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在殿廷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宴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取百纔有一通典

諸貢舉非其人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非其人謂德行乖僻不如舉狀者若試不及第減二等率五分得三分及第者不坐疏議曰依令諸州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歲別貢人若別敕令舉及國子諸館年常送省者為舉人皆取方正清循名行相副若德行無聞妄相推薦或才堪利用蔽而不舉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注云非其人謂德行乖僻不如舉狀者若使名實乖違即是不如舉狀縱使試得及第亦退而獲罪如其德行無虧唯只策不及第減乖僻者罪二等率五分得三分及第者不坐謂試五得三試十得六之類所貢官人皆得免罪若貢五得二科三人之罪貢十得三科七人之罪但有一人德行乖僻不如舉狀即以乖僻科之縱有得第者多並不合共相準

若考校課試而不以實及選官乖於舉狀以故不稱職者減折

一等負殿應附而不附及不應附而附致考有升降者罪亦同

疏議曰考校謂內外文武官僚年終應考校功過者其課試謂貢舉之人藝業技能依令課試有數若其官校考試不以實及選官乖於所舉本狀以故不稱職者謂不習典憲任以法官刑練經史授之武職之類各減貢舉非其人罪一等負殿應附不附者依令私坐每一斤為一負公罪二斤為一負各十負為一殿考校之日負殿皆悉負狀若故違不附及不應附而附者謂蒙別敕放免或經恩降公私負殿並不在附限若犯免官以上及贓賄人已

恩前獄成仍附景迹除此等罪並不合附而故附致使考校有升降者得罪亦同謂與考校課試不實罪同亦減貢舉非其人罪一等

失者各減三等

餘條失者準此

承言不覺又減一等知而聽行與同罪

疏議曰失者各減三等謂意在堪貢心不涉私不審德行有虧得減故罪三等自試不及第以下應附不附以上失者又各減三等餘條失者準此謂一部律內公事錯失本條無失減之文者並準此減三等承言不覺亦從貢舉以下承校試人言不覺差失從失減三等上更減一等故云又減一等知而聽行亦從貢舉以下知非其人或試不及第考校課試知其不實或選官乖狀各與同罪謂各與初試者同

唐律疏議

周禮鄉大夫具鄉飲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舉賢者貢于王庭非夫鄉舉里選之義源於中古乎夫子聖人始以四科齒

門弟子後王因而範之漢革秦亂講求典禮亦解循塗方轍以須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十四

賢俊考德行則升孝廉而激浮俗掄道藝則第雋造而廣人文故郡國貢士無虛歲矣繇是天下上計集於大司徒府所以顯五教于萬民者也唐沿隋法漢孜孜矻矻以事草澤琴瑟不改而清濁殊塗丹漆不施而豐儉異致

言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舉于有司者競集於進士矣繇是趙儻等嘗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古者閭有序鄉有庠以時教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則升於諸侯之學諸侯歲貢其尤著者移之於天子升於太學故命曰造士然後命焉周禮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

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若列之於科目則
俊秀盛於漢魏而進士附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孫伏伽皆隋
之進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於貞觀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
贊神授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
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摭言

進士爲時所尙久矣是故俊又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
人故爭名常爲時所重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
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

胡三省通鑑注曰進士及第而於時無官謂之前進士

互相推敬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五

謂之先輩

演繁露曰唐世呼舉人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

進士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世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云者亦放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按此說非也先輩者不過彼此互相推敬之稱如柳珪是章惇門生而章稱珪曰柳先輩是非謂先試而得第矣亦曰必先章莊有覽蕭必先卷詩尙顏有送劉必先詩其解前進士亦未確謂前此爲進士猶今會

俱捷謂之同年

近年及第末過關試皆稱

任某官謂之前任耳儀嘗有知聞近過關試儀以一篇紀之曰短行納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好留春色與明年

年日同

有司謂之座主

按座主亦曰恩地曰恩門座主之恩門曰大座主

京兆府考而升

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

然拔解亦須預託人將爲詞賦非謂白薦

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

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醮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

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爲離會

藉而入選

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盹燥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

亦謂之秋卷

挾藏入試謂之書策

此其大略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

陽有焉劉闢元脩有焉

李肇國史補

據言

長安舉子七月後投獻新課并於諸州府拔解人爲語曰槐花黃

舉子忙

商部新書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去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侷儻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辨說荆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宏羊之書計方朔之詼諧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據言

進士科與俊秀同源異派所試皆答策而已兩漢之制有射策對策二義者何射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

也對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如公孫宏董仲舒皆由
此而進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舊章垂拱元年吳師
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後敕批云略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令式及
第者唯祇一人意欲廣收其材通三者並許及第後至調露二年
考功員外劉思元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尋以
則天革命事復因循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

於榜中矣

據言

隋置明經進士科唐承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六科主司
則以考功郎中後以考功員外郎士人所趨明經進士二科而已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七

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翹開元十九年置宏詞始於鄭昕

按鄭

當作蕭

開元二十四年置平判入等始於顏真卿是年考功員外郎

李昂摘進士李權章句疵之榜於通衢權摘昂詩句之失由是世

難其事乃命禮部侍郎主之後有左補闕薛邕中書舍人達奚珣

李章李麟姚子彥張蒙高郢權德輿衛次公張宏靖于尹躬韋貫

之李逢吉李程庾承宣賈餗沈珣杜審權李璠裴恆王鐸李蔚趙

騰鄭愚太常少卿李建尚書蕭昕僕射王起常侍蕭倣黃門侍郎

許孟容鄭顥刑部侍郎崔樞戶部侍郎韋昭度雜主之而宏靖不

以進士顯

唐語林

進士者可進受爵祿者也王制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造士者成士也能習禮而成其士也樂正者掌國子之教今之祭酒司業也司馬者夏卿王正官也黃帝時常光爲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尙書云司馬統六師平邦國大樂正以造士之秀者移居於司馬司馬以進士之賢者然後使官爵之故王制又云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論言各置其所長也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夫秀才茂才孝廉之科其來尙矣漢之秀才對策故武帝有策秀才文孝廉者孝悌廉讓也學行俱至始得舉孝廉漢朝顯重此科後漢尙書令左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七

雄欲限年四十已上方可舉察胡廣駁之茂才異行者不拘年限

又東漢法雄舉胡廣孝廉京師試章奏爲天下第一

按後漢之舉孝廉見於史

傳者凡數十人蘇氏自吳魏晉皆以郡舉孝廉察秀才故州郡長

惟舉胡廣殊爲不備

史別薦皆赴舉察漢朝又懸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

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

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近代

以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年復置秀才進士兩科秀才試策進

士試詩賦其後秀才合爲進士一科

蘇氏演義按有秀才科時進士尙未試詩賦所言誤

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

一元宗時楊瑒言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是唐科目取人不及雜色入流之眾也然唐取士之途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而楊瑒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也進士科不過三十人故杜佑言進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是進士又不及明經多也生徒不及鄉貢進士不及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開元移之禮部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託之貴者以勢託富者以財託

登科記者

卷二十八

親故者以情託此豈復有真貢舉哉故有因權勢以相傾奪如牛李之黨由於錢徽典舉之日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餘年於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爲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韓退之之序齊暉是也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與王參元書是也幸而不出於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夫其矯者必有所懲也故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如此此唐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邪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邪若夫崔羣之第緣梁肅杜牧之第緣吳武陵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盧肇之第緣李德裕每每類此亦何惡於請託哉

考索
續

唐制謂眾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
員數較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今日則疎矣然而
足以得人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狹且踈何尤焉而其流品
之別公望之屬抑有自來故雖狹且踈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
所以重也韋質之嘗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問其故對曰爲
陛下揀宰相者得無重乎權德輿爲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
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則
知其時待之之異選之之重有在於是而其奮然於事業爲國名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無也杜牧言國朝自房梁已降有大功
立大節者率多科第人也因歷數其人謂郝處俊來濟上官儀李
元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頲父
子張說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才傑然不世出者
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閒有遺者以此見唐史得人之盛非虛語
也

考索
續

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

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

大唐新語隋煬帝置明經進士
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

法明字明算
并前爲六科

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

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注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并注疏而不觀殆于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日知錄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元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

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有唐以來無其人 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五條有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

州長由是廢絕

新唐書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

士人所趨向惟明經進士二科

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舉未有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

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

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

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

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宏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

元宗御撰六典

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

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

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秀才舉其

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于進士主

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拔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登第者至天

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乃令長官特考其常年

舉送者並停冊府元龜又言代宗朝楊綰為禮部侍郎請制五經

秀才科事寢不行而舊唐書儒學傳馮伉大

歷初登五經秀才科則是嘗行之而旋廢耳又文苑英華判目有

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岳判曰文藝

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文選任昉為蕭揚州府薦士表訪對不休質疑斯在是

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容齋三筆

謂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世俗以為相輕之稱 日知錄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

事與吏部尚書袁修聿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

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

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

須再舉不若今人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

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孟浩然應進士不第杜甫天寶初應

進士不第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不

第吳筠舉進士不第皇甫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五代史

亦然敬翔乾符中舉進士不中鄭遨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李振

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進士數不中司空頴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馮王少舉進士不中李

麟少舉進士累不中賈緯少舉進士不中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

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

唐文宗開成三年五月丁巳朔敕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放

三十人及第進士舉人者謂舉進士之人也

進士及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

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

日知錄

唐文宗開成三年五月丁巳朔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

唐書選舉志

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

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

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

故謂之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科目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

也

日知錄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

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

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舊唐書元

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于含元殿敕曰近

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元宗御勤政樓試舉

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

冊府元龜

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然則今之進

士而概稱甲科非也

日知錄

唐自貞觀訖開元文章最盛較藝者歲千餘人而所收無幾咸亨上元中嘗增其數然亦不及百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致和二年十月王珪奏

自隋大業中始設進士科至唐以來尤盛當時每歲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舊額爲七十人尋亦復故開成中連數歲放四十人旋復舊制進士外以經術登科者亦不及百人

宋會要

進士之科起于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

金史移刺履傳按專用賦詩當在元宗時非高宗也文宗嘗欲罷賦而未果所言

皆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五

明皇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到省者常不減千餘人在館諸生更相造詣互結朋黨以相傾奪號之爲棚推聲望者爲棚頭權門貴盛無不走也以此熒惑主司視聽其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禦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屬於禮部侍郎姚奕頗振綱紀焉舊例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頌論而題目多爲隱僻策問五道舊例三道爲時務策一道爲方略一道爲徵事近者方略之中或有異同大抵非精究博瞻之才難以應乎茲選矣故當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繁十數年間擬跡廟堂輕薄爲之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又云進士初

擢第頭上七尺燄光好事者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迄于茲日名
曰進士登科記亦足以昭示前良發起後進也

封氏聞
見錄

國朝以來州縣皆有博士縣則州補州則吏曹授焉然博士無吏
職惟主教授多以醕儒處之衣冠俊乂恥居此任元宗時兩京國
學有明經進士州縣之學絕無舉人於是敕停鄉貢一切令補學
生然後得舉無何中原有事乃復爲鄉貢州縣博士學生惟二仲
釋莫行禮而已今上登極思宏教本吏部尙書顏真卿奏請改諸
州博士爲文學品秩在參軍之上其中下州學一事已上並同上
州每令與司功參軍同試貢舉並四季同巡縣點檢學生課其事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五

業博士之爲文學自此始也

封氏聞見錄

按新舊書顏真卿傳
元載伏誅拜刑部尙書進吏部則今

上謂代
宗也

自貞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爲一時之榮及其弊也士子豪
氣罵吻遊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如劉魯風姚崑保柳棠平曾之
徒其文皆不足取余故載之者以見當時諸侯爭取譽於文士此
蓋外重內輕之牙彘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曰感恩知有地不上
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輩以一名第之失至挾方鎮劫宰輔則又
有甚焉者矣一篇一韻初若虛文而治亂之萌係焉余以是知其

不可忽也

唐詩
紀事

西監隋制東監龍朔元年所置開元已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爲恥李華員外寄趙七侍御詩略曰昔日蕭邵友四人纔成童又郭代公崔湜范履冰輩皆由太學登第李肇舍人撰國史補亦云天寶中袁咸用劉長卿分爲朋頭按朋頭卽棚頭是時常重兩監爾後物態澆漓稔於世祿以京兆爲榮美同華爲利市莫不去實務華棄本逐末故天寶十二載敕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斯乃救壓覆者耳奈何人心旣去雖拘之以法猶不能勝矧或執大政者不常其人所立旣非自我則所守亦不堅矣繇是貞元十年已來殆絕於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兩監矣

據言

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

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

按新書并廣文館爲

七學丞掌判監事凡六學生每歲有業成上於監者以其業與司

業祭酒試之

舊書職官志凡教授之經以周易尙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爲一經孝經

論語並

習之明經帖經口試策經義進士帖一中經試雜文策時務徵

事其明法明書算亦各試所習業登第者白祭酒上于尙書禮部

其試法皆依考功又加以口試明經帖

限通入以上明法明書皆通九已上主簿掌印勾檢監事凡

六學生有不率師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類三年下第九年在學及

律生六年無成者亦如之

假違程限及作樂雜戲亦同唯彈琴習射不禁

國子博士掌

教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已上曾孫之爲生者五

分其經以爲之業習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每經各六

十人餘經亦兼習之習孝經論語限一年業成尙書春秋公羊穀

梁各一年半周易毛詩周禮儀禮各二年禮記左氏春秋各三年

其生初入置東帛一筐酒一壺修一案號爲束修之禮其習經有

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

所習業

試讀者每千言內試一帖試講者每二言內問義一條總試三條通一及全不通者斟量決罰

每歲其生

有能通兩經已上求出仕者則上於監堪秀才進士者亦如之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七

太學博士掌教文武官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之

爲生者五分其經以爲之業每經各百人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

如國子博士之法 四門博士掌教文武官七品已上及侯伯子

男子之爲生者若庶人子爲俊士生者

禮記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隋書志曰舊國子學處士以貴賤梁武帝欲招來俊進五館生皆取寒門俊才不拘員數卽今之俊士也

分經同太學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同國子博士之法 律學

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以律令爲專業

格式法例亦兼習之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以石經說

文字林爲專業餘字書亦兼習之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算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二分其經以爲之業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邱建夏侯陽各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

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唐六典

天寶九年七月詔於國子監別置廣文館以舉常修進士業者斯亦救生徒之離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無高下貞元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八年歐陽詹居第三人李觀第五人邇來此類不乏暨大中之末咸通乾符以來率以爲末第或曰鄉貢實也學生主也主宜下於實故列於後也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思矯其弊故特置吳仁璧於蔣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職及第者復循常而已悲夫

燕言

鄉貢里選盛於中古乎今之所稱蓋本同而未異也今之解送則古之上計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太常選民年十八已上好學者補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順于鄉黨者令與計偕受業太常如弟子一歲輒課通經藝補文學掌故上第爲郎其秀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材不事學者罷之若等雖舉於鄉亦由於學兩漢之制蓋

本乎周禮者也有唐貞元已前兩監之外亦頗重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生而已爾後膏粱之族率以學校爲鄙事若鄉貢蓋假名就貢而已景雲之前鄉貢歲二三千人蓋用古之鄉貢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龍石白水

按龍石白水當作石泉見

咸亨五年知貢舉下

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內張守貞一人鄉

貢開耀二年劉思立下五十一人內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劉廷奇下五十五人內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閏五月二十四日劉廷奇重試一十六人內康庭芝一人長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溫玉稱蘇州鄉貢景龍元年李欽讓稱定州鄉貢附學爾來鄉貢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无

漸廣率多寄應者故不甄別于榜中信本同而未異也明矣大厯中楊綰疏請復舊章貴全乎實尋亦寢於公族垂空言而已

撫言

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温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藝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

雲麓漫抄

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爲之文名之曰求知已

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爲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此不獨爲士者可鄙其時之治亂蓋可知矣

文獻通考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爲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

李義山集新書序

卷七

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爲邊準

今俗呼解行也

六行式

言一幅解爲墨邊十六行也

率一行不過十一字

演繁露

京兆府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放落之由暨咸通乾符則爲形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勢吞爵臨制近同及第得之者首相誇詫車服多侈靡不以爲僭仍期集人事真實之士不復齒矣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

撫言

同華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

公鎮三峰時及秋賦膀云特加置五場蓋詩詞文賦帖經爲五場

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

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唯盧宏正尙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

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宏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

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宏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

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旣而賦登山采珠賦略曰文豹

且異於驪龍探斯疏矣白石又殊於老蛙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

當遂奪宏正解元

據言

荆州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天荒解

北夢瑣言

舉人投牒自應之制蓋昉於唐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

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

登于天府天府者太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安宗社

故拜受其名藏於廟中其所以貴重之者如此至漢猶有勸駕尊

顯之意賢良如公孫宏亦必待國人固推而後出未聞有投牒自

應之舉然則士之賤亦甚矣

葛洪涉史隨筆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禮部駁榜十一月出粗駁謂有狀無解無狀細駁謂書其行止之

過

南部新書

每歲十一月天下貢舉人於含元殿前見四方館舍人當直者宣

曰卿等學富詞雄遠隨鄉薦跋涉山川當甚勞止有司至公必無

遺逸仰各取有司處分再拜舞蹈訖退

南部新書

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薛保遜為舉場頭角人

皆體倣方作門狀洎後仍以所懷列於啟事隨啟諸公相門號為

門狀門啟雖繁于名紙各便於時也書云謹祇候起居郎某官卽

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後至今顛倒無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

事也

北夢瑣言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

也

沈括夢溪筆談

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爲限本朝率用白晝不復繼燭

國朝事實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爲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敕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爲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其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歷晝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晝試應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則晝試進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尙書知貢舉竇貞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爲限並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于何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容齋三筆

杜陽編記舒元興進士旣試脂炬人皆自將以予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云唐制舉人試日旣暮許燒燭三條韋承貽試日先畢作詩云衮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卷幾時聞吉說棘

離何日却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
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云白蓮千朶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
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畫難成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
主文權德輿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遽答云
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故國史實貞固傳舊制夜試以二燭爲
限晉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短晝難成奏復夜試周廣順中
竇儀奏復用晝乃知本朝循周制不許見燭

能改齋漫錄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敘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夢
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者寔茨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之天庭丹甌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爲韻是也
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鰓鱣
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
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已之鵠觀紫極
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固能廣
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離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
荒非寶遠物爲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
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賦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元酒以薦天明
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

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
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金
用礪以商高宗命傅說之官爲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
日雲舒軍容清肅爲韻是也自大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
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
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
側大爲識者所誚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容齋續筆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多韓文公薦

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

困學紀聞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書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歷後不復寫題

困學紀聞按閩若璩據宋史蔣之奇傳謂慶歷後猶寫題則唐時寫題於卷明矣

隋設進士之科唐代特隆其選歲登榜帖不過三十賢俊之器將

相之□具在其中諒不虛語然主司慎選弊於回撓豪右角逐之

衢是非鋒起之場進孤寒則道直而有悔私權貴則道枉而無咎

貢舉之閒因循滋弊

夏竦議貢舉奏

以科舉取士入唐最盛然唐進士良不易科場或開或不開每不
過數十甚或不滿十貢士投卷望公卿一言爲知己遇合論薦以
至伏光範不憚其閒名諱轉觸展轉拘忌不可勝道非如後來糊

名較藝二歲兩科動于計士俛起草野倘有其命弱冠徒步無不
驟致青雲之上卽不幸潦倒第名薦書猶得賜袍笏故其弊濫吹
假手僂倖冒竊泯泯不足稱數復在此雖欲不廢亦不復繼也後
有作者宜一反於此矣其必以三代鄉舉里選爲經以唐法贊薦
試考爲緯庶幾文字之外以耳目得人物

元劉將孫送
吳文彬序

凡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謂之文字不便卽託疾下將息狀來

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謹牒如的暴疾亦如是

南郡
新書

予嘗疑宋時舉子秋試皆得詣考官而問題意若程史所載沛然

兩字頭者是也何其不禁之如是後知唐制禮部試詩賦題不皆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有出處也或以己意立之故舉子皆許進問謂之上請至宋亦循

故事景祐中始詔出題必在經史禁其上請耳

七修
類稿

太平王崇實賢二家率以科目爲資足以升沈後進故科目舉人

相謂曰未見王實徒勞漫走

撫
言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

三楊殺我

按撫言大和中蘇景允張元夫爲翰林主人楊汝士與
弟虞卿及漢公先爲文林表式故後進相謂云云又見

新書楊後有東西二甲

按牛羊日厯云楊虞卿兄弟上撓宰政下
干有司常曰人生一世成童之後精氣方

壯遽能結客交遊識時知變傾心面北事三五要人可以不下牀

使名譽若搏丸走坂又何必如老書生輩矻矻於筆硯間暗記六
經思溺詩賦髮白齒落曾不沾于祿而饑窮不暇如此豈在讀書
業文乎由是輕薄奔走以關節緊慢爲甲乙而三史六經曾不一

面風俗頽靡波及舉子分鑿競路
東呼西爲茫茫隊言其無藝也
爭趨要害故有東甲西甲之說

開成會昌中又曰魯紹瓌蒙識卽命通又曰鄭楊旻薛炙手可熱

新唐書崔元略傳崔鉉所善鄭魯楊紹復旻瓌薛蒙頌參
議論時語曰鄭楊旻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又有薄

徒多輕侮人故裴侍御泌應舉作美人賦以譏之後有瓌值韋羅

甲又曰瑄值都雍識卽命通按北夢瑣言李都崔雍孫瑄鄭喞四
君子蒙其眈眈者皆因進昇故曰欲

得命通瑄喞都雍又金華子云崔雍與鄭顥同爲流品所重舉
子入事得遊歷其門鎡者則登第必然時人相語爲崔鄭世界又

有大小二甲又有注已甲又有四字甲言深輝映庭也一作深
耀軒庭又

有四凶甲按摭言四凶記三人
陳礪叟劉子振李沼又芳林十哲按摭言記十哲得八
人沈雲翔林繕鄭玘

劉業唐珣吳商
叟秦韜玉鄭薰言其與宦官交遊若劉煜任息姜一作
江 玨李巖士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隄

蔡鋌秦韜玉之徒鋌與巖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解元時謂對

軍解頭大和中又有杜顥一作顯 竇紉蕭嶸極有時稱爲後來領袖

唐語
林

進士榜頭暨粘黃紙四張以瓊筆淡墨衰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

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摭
言

李紓侍郎嘗放舉人命筆吏勒書紙榜未及名首貢院字吏得疾

暴卒禮部令史王和者亦善書李侍郎召令終其事適值和被酒

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揮染筆不加墨迨明懸榜方始覺悟修改不

及粲然一榜之中字有兩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書榜因模

法之遂為故事今因用瓊筆淡書亦奇麗耳

南部新書

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咸取二三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

曰榜花

南部新書

試官石在九耀街武安王廟前橫臥街側色黑而瑩長四五尺高

二三尺世傳唐時舉人就試以釘釘之下其中否今觀石上有釘

數十餘釘頭皆露亦有半入而上曲者

長安志

進士舊例於都省考試南院放榜

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凡版樣及諸色條流多於此

列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墻垣未辨色

卽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掛之元和六年為監生郭東里決破棘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三

離院離在墻垣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

折裂文榜因之後來多以虛榜自省門而出

正榜張亦稍晚

據言

承天門街之東第五橫街之北從西第一左領軍衛

衛北有兵部選院

東左威衛

衛北有刑部格式院

次東吏部選院

以在尚書省之南亦曰吏部南院選人看榜名之所也

次東禮部南院

四方貢舉人郡會所也

院東安上門橫街抵此而絕

李好文長安志

圖

放榜後狀元已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敘名紙通呈入門

並敘立于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列席褥東面西向主事揖狀元已

下與主司對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

訖主司云請諸郎君敘中外狀元已下各各齒敘便謝恩餘人如

狀元禮禮訖主事云請狀元曲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衣鉢謂得主司名第

其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謝訖即登階狀元與主司對座于

時公卿來看皆南行敘座飲酒數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禮亦不常即有于

都省致謝公卿來看者三日後又曲謝其日主司方一言及薦

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矣據言按昌黎送牛

堪登第序云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

於其門者是明經不至主司宅謝恩與進士異

新進士放榜後翌日排光範門候過宰相或云排建福門集于四

方館昔有詩云華陽觀裏鐘聲集建福門前鼓動期即其日也南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美

謝恩後方詣期集院大凡未敕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詣主司之

門然三日後主司堅請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團司所由輩參狀

元後便參眾郎君拜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隻東

雙西其亂者罰不少又出抽名紙錢每人十貫文其斂各紙見狀

元俄於眾中籌抽三五箇便出此錢鋪底錢又作自狀元已下每

人三十貫文據言

敕下後新及第進士過堂其日團司先於光範門裏東廊供帳備

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參見于時主司亦命召知聞三兩

人會于他處此筵罰錢不少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座
主過中書宰相橫行在都堂門裏敘立堂吏通云禮部某姓侍郎
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有一吏抗聲屈主司乃登階長揖而退
立於門側東西然後狀元已下敘立於階上狀元出行致詞云今
月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

在左

右下卽
云慶懼

言訖退揖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訖堂吏云無客

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禰簡舍人公服鞞鞋延接
主司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隨事敘杯酒列於階前鋪席褥請舍
人登席諸生皆拜舍人答拜狀元出行致詞又拜答拜如初便出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五

於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當時詣宅謝恩便致飲席

摭言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自狀元已下

同詣座主之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

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
表甥孫又有同宗座主宜爲姪而反爲叔言敘既畢拜禮得申予

輒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止供職業耳而俊造之士以經術待
聘獲採拔于有司則朝廷與春官氏皆何恩於舉子今使謝之則
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至有海東之子嶺嶠之人皆與華族敘中
表從使拜首而已論諸事體又有哉

李涪
刊誤

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

朝遂寢削此儀開元天寶遺事

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于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

樂相慶謂之喜信同上

宋初王臨登科帖云金花帖高五寸許持此者騎一人腰鈴而走

者二人元劉將孫梅花阡碑

國初循唐制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牋長五寸許闊半之書其

姓名花押其下護以大帖又書姓名於帖面謂之榜帖當時稱為

金花帖子後臨軒唱名茲制遂廢雲麓漫鈔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早

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已

時他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

添前字故昔人有詩云會題名處添前字按題名添前字之可考者鄭珏於乾寧四年書

昇仙廟興功記題曰進士鄭珏書至光化三年珏及第于碑石進士上添前字是也遊出城人乞舊衣按漢三年珏及第于碑石進士上添前字是也

云張籍送李餘及第云歸去惟將新諾牒後來爭取舊衣裳

知新進士衣物人取之以為吉兆唐俗亦既有之據言

鴈塔者以雙鴈飛翔忽殞一而下人遂瘞鴈建塔于上在唐慈恩

寺中杜老有登慈恩塔詩至于題名之說一云韋肇及第偶爾題

名寺塔遂為故事一云張莒本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然人雖不同其義其時則一也戴埴鼠璞謂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

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于新進士也

七修類稿按

廣川書跋載李翱府送後慈恩題名是舉子亦題名也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新進士題名雖妍媸不同然皆高古有法度

後人不能及也宣和初本路漕司柳城集而刻之石亦為奇玩

子按柳伯和慈恩鴈塔唐賢題名十卷摹於宣和庚子十月伯和有跋及樊仲恕序載寶刻叢編書已不傳有殘拓本見復初齋詩集至唐賢題名之可見者宋元祐戊辰所摹懷素聖母帖後有左拾遺裴休試大理評事柳乘鄉貢進士柳樂大和四年十月十二日同登二十九字凡三行柳城募鴈塔題名殘拓本有大有九年四月一日前進士蔡京前進士李商隱蔡京於開成元年及第李商隱於開成二年及第不應於大和時稱前進士按題名下有後十六年大中四年忽見前題黯然悽愴云云疑大和九年題名至大中時重題添前字也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望

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為人惟尾不化須得燒去乃化又說新羊入羣羊抵觸須燒其尾乃定又說魚躍龍

門化為龍時必雷為燒其尾乃得化

記纂淵海引聞見錄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列於岍岍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

矣所存者唯尚書省亭子而已進士關讌常寄其間既撒饌則移

樂泛舟都為恆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其日公卿家傾城

縱觀於此有若中東榻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幕櫛比而至

據言

曲江大會此為下第舉人其筵席簡率器皿皆隔山拋之屬比之

席地幕天殆不相遠邇來漸加侈靡皆為上列所據向之下第舉

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安游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爲進士團初則

至寡洎大和咸通已來人數頗眾其有何士參者爲之首帥尤善

主張筵宴凡今年纔過關宴士參已備來年遊宴之費繇是四海

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時號長安三絕南院主事鄭容中書門官張良佐并士參爲三

絕南都新書士參卒其子漢儒繼其父業團司所由百餘輩各有所主大凡謝後便

往期集院團司先于主司宅側稅院內供帳宴饌甲於輦轂其日

狀元與同年相見後便請一人爲錄事舊例率以狀元爲錄事其餘主宴主

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人主飲妓放

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小科頭一人第二部常詰且至期集院常宴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望

則小科頭主張大宴則大科頭縱無宴席科頭亦逐日請給茶錢

平時不以數後每人日五百文第一部樂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見燭皆

倍科頭皆重分逼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

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爲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

從應妨一日春敕下後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

花卽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其被袋

狀元錄事同點檢闕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

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牀車馬闐塞莫可殫述洎巢寇之亂

不復舊態矣據言

世目狀元第二人爲榜眼第三人爲探花郎秦中歲時記云期集謝恩了從此便著被袋篋子驟從等仍於曲江點檢從物無得有闕闕卽罰錢便於亭子小宴召小科頭司一作樂至暮而散次則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便差定先輩二人少俊者爲兩街探花使若他人折得花卉先開牡丹芍藥來者卽各有罰雲麓漫鈔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政寬事簡意必高從誨擅荆渚時賓僚如孫光憲輩者所編皆訓做童蒙其修進一章云咸通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聖

諱士人家小子弟忌用鬣斗時把帛慮有拽白之嫌燭下寫試無誤筆卽題其後云並無指改塗乙注如有卽言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爲上觀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關牒便稱前鄉貢進士大略有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主文諱不復講雙隻先輩之名他無所見容齋續筆進士張繹漢陽王柬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奉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封氏聞見錄張繹據言作張倬

神龍元年已來累爲主司者房光庭再太極元年開元元年裴耀

卿再開元五年六年李納四

按開元九年十年非李納辨見前

開元七年八年九

年十年嚴挺之三開元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裴敦復再開元十

九年二十年孫逖再開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已前並考功員外

郎姚奕再開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姚奕再當作二十五年二十六年

始命吞官

小宗伯主之崔翹三開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達奚珣

四天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李巖三天寶六年七載八載李麟再

天寶十載十一載陽渙再

陽渙當作楊浚浚凡四榜自十一載至十五載見摭言語林誤

天寶十

二載十五載裴士淹再至德二年三年姚子彥再乾元三年上元

二年蕭昕再

再當作三寶應二年下應增廣德二年

寶應二年貞元三年薛邕四大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器

歷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張渭三

渭當作謂謂凡四榜當增大歷九年言三誤

大歷六年

七年八年蔣渙再大歷九年十年常袞三大歷十年十一年十二

年潘炎再大歷十三年十四年鮑防三興元二年

按興元無二年當作元年

貞元二年劉太真再貞元四年五年顧少連再

再當作三應於十年上增九年

貞元十年十四年呂渭三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

按此下應補高郢三

貞元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

權德輿三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停舉永貞

元年崔邠再元和元年二年韋貫之再元和八年九年庾承宣再

元和十年十一年

按當作元和十三年十四年

王起四長慶二年三年會昌三

年四年楊嗣復再寶曆元年二年崔郾再太和元年二年鄭澣再

太和三年四年賈餗再再當作三應大和五年六年高錯再再當作三

應增開開成元年二年柳璟再開成五年會昌元年按柳璟再當作會昌元年

二陳商再會昌五年六年鄭顥再大中十年十二年按此下當補崔沆再乾符

二年三年柳玘再光啟三年四年裴贄三大順元年二唐語林

年乾寧五年楊涉再景福二年天祐元年唐語林考功員外郎掌天下貢舉之職開元二十四年敕以為權輕專令

禮部侍郎一人知貢舉然以舊職故復敘於此云凡諸州每歲貢人其類有六一日秀才二日明經三日進

士四日明法五日書六日算其宏文崇文生各依所習業隨明經

進士例其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文理俱高者為上上文高理平理

高文平者為上中文理俱平為上下文理相通為中上文劣理滯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望

為不第此條取人稍峻其明經各試所習業文注精熟辨明義理

然後為通正經有九禮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

易尚書公羊穀梁為小經通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

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小並通其孝經論語並須兼習請明

兩經進士一經每經十帖孝經二帖論語八帖每帖三言通六已

上然後試策周禮左氏禮記各四條餘經各二條孝經論語共三

條皆錄經文及注意為問其荅者須辨明義理然後為通通十為

上上通八為上中通七為上下通六為中上其通三經者全通為

為中上通七及二經通五為不第其進士帖一小經及老子皆

帖兼試雜文兩首策時務五條文須洞識文律策須義理愜當者

為通若事義有滯詞句不倫者為下其經策全通其明法試律令

為甲策通四帖通六已上為乙已下為不第

各一部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為通粗知細例未究指歸者為不通所試律令每部試十帖策

試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者為甲通八已上為乙已下為不通其明書則說文六帖字林四帖

諸試書學生帖試通訖先口試不限條數疑則問之並通然後試策其明算則九章三帖海島孫子

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等七部各一帖其綴術六帖緝古

四帖錄大義本條為問答者明敷造術辨明術理然後通記遺三等數讀令精熟試十得九為第其試綴術緝古者綴術七條

緝古三條諸及第人並錄奏仍關送吏部書算於從九品下敘排宏崇生雖同明經進士以其資

蔭全高試亦不拘常例宏崇生習一大經一小經者兩中經者習史記者漢書者東觀漢記者三國志者皆

須讀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試十道取粗解注義經通六史通三其試時務策者須識文體不失問目義試五得三皆兼帖孝經論語

共十條應簡齋郎準貢舉例帖試大常解申禮部勘責十月內送考功帖論語及一大經及第者奏聞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異

國子監大成二十員取貢舉及第人聰明灼然者試日誦千言并

口試仍策所習業十條通七然後補充各授官依色令於學內習

業以通四經為限其祿俸賜會準非伎術直例給業成者於吏部簡試孝經論語共試八條餘經各試八條間日

一試灼然明練精熟為通口試十通九策試十通七為第所加經者禮記左傳毛詩周禮各加兩階餘經各加一階及第者放選優

與處分如不及第依舊任每三年一簡九年業不成者解退依常選例業未成年未滿者不得別選及充餘使若經事故應敘日還

令覆上其先及第人欲加經及官人請試經者亦准此六典

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祠祭燕饗貢舉之政令凡舉試

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此科取人稍峻貞觀

已後遂絕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凡正經有九

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易尚書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爲小經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者大小

中各一通五經者大小並通其孝經論語老子並須兼習凡明經

先帖經然後口試並答策取粗有文性者爲通舊制諸明經試每經十帖孝經二帖

論語八帖老子兼注五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後試策十條通

七卽爲高第開元二十五年敕諸明經先帖經通五已上然後口

試每經通問大義十條通六已上並答時務策三道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文取

華實兼舉策須義理愜當者爲通舊例帖一小經并注通六已上帖老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後試

雜文兩道時務策五條至開元二十五年依明經帖一大經通四已上餘如舊凡明法試律令取識達義

理問無疑滯者爲通所試律令凡每部試十帖策試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凡明書試說文字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晷

林取通訓詁兼會雜體者爲通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兼口試不限條數凡明算試九

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取明數造

術辨明術理者爲通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錄大義本條爲問凡此六

條求人之本必取精究理實而升爲第其有博綜兼學須加甄獎

不得限以常科開元二十五年敕明經進士中除所試外明經有兼明五經已上每經帖十通五已上口問大義十

條疏義精通通五已上進士有兼通一史試策及口問各十條通

六已上須加甄獎所司錄名奏聞其進士唱及第訖其所試雜文

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其明經口問仍須對其宏文崇文館學生

同舉人考試其試宏文崇文生自依常式宏崇生習一大經雖同明經進士以其資蔭全高試取粗通大義一小經兩中經者習史記者漢書者東觀漢記者三國志者皆須讀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試十道取相解注義經通六史通三其試時務策者皆須識

文體不失問目義試五得三
皆兼帖孝經論語止十條耳
太廟齋郎亦試兩經文義粗通然後

補授考滿簡試其郊社齋郎簡試亦如太廟齋郎其國子監大成

二十員取明經及第人聰明灼然者試日誦千言並口試仍策所

習業十條通七然後補充各授散官依色舊唐書職官志作舊令於學內

習業以通四經爲限其祿俸賜會准非伎術直例給業成者於吏部簡試孝經論語共試八條餘經各試八條

間日一試灼然明練精熟爲通口試十通九策試十通七爲第所

加經者禮記左傳毛詩周禮各加兩階餘經各加一階及第者放

選優與處分不第者三年一簡九年業不成者解退依常選例業

未成年未滿者不得別選及充餘使若經事故應敘日還令覆上

其先及第人欲加經及官人請試經者皆准此六典舊唐書職官志全錄此文故不重載

父子知舉者三家高錯子相于邵子允躬崔郾子瑤唯崔氏相去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吳

只二十年南部新書

常袞爲禮部判雜文榜後云他日登庸心無不銳通宵絕筆恨卽

有餘所放雜文過者常不過百人鮑祭酒防爲禮部帖經落人亦

甚時謂之常雜鮑帖傳載故實

唐世科舉之柄顯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助

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

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

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

書云執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

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
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王

摭言
作紆

此四子者可以

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莚

登科記
又作弘

尉遲汾李

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

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

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

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

至今以爲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

德輿主文陸俊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俊權公凡三榜共放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晁

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

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杞李翊登

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八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

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

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陸俊在貞

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爲俊作也曰陸先生之

賢聞於天下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造焉先生

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於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於朝

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者舊之

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則俊之以人物爲已任久矣其刺歛以十八年二月權公放榜時旣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負公議而宋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爲四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爲犯分故公作權公碑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踊相躡爲宰相達官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俊皆爲後進領袖一時龍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爲當國者所忌乎韓公又有譽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平

可見也

容齋四筆

吏部員外於南省試判兩節試後授春關謂之關試諸生謝恩其日稱門生謂之一日門生自此方屬吏部矣

撫言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爲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爲之杜子美從劍南節度嚴武辟爲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爲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東縛酬知已蹉跎效小忠周防

期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啟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
息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遣悶意可知矣韓文
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
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
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
不失其性寘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
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相似云

容齋
續筆

唐制常舉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眾則天廣收才彥
起家拜中書舍人員外郎次拾遺補闕明皇尤加精選下無滯才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五

然制舉出身名望雖美猶居進士之下仕宦自進士而歷清貫有
八僦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
不入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
郎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
不入言此八者尤加僦捷直登宰相不要歷縮餘官也朋僚遷拜
或以此更相議弄舉人應及第者關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
制策登科吏部放榜章甫上書昨見榜云戶部報無籍者昔傳說
無姓商后置於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
籍也范睢改姓易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霸張良爲韓報讐變姓

名而遊下邳漢高用之爲相則知籍者所以計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良德雖籍何爲所司不能奪特諮執政收之常舉外復有通五經明一史及獻文章并著述之輩或附中書考試亦同制舉

唐語林

漢舉賢良自董仲舒以來皆對策三道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晁錯爲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人公孫宏爲第一當時未有黜落法對策者皆被選但有高下爾至唐始對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間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大和間裴休等二十三人

按當作二十二人

其下如貞元中韋執誼崔元翰裴垍等皆十八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五

人按崔元翰榜祇十七人

元和中牛僧孺等長慶中龐嚴等至少猶皆十四

人按龐嚴榜十六人

蓋自後周加試策論三道於禮部每道以三千字爲

率本朝加試六論或試於秘閣掄選既精士無濫進

石林燕語

京兆尹有生殺之柄然而清要之官多輕薄之目爲所由之司京國士子進士成名後便列清途屈指以期大用故事若登廊廟須曾揚歷於字人遂假途於長安萬年之邑或駕在東洛亦爲河南洛陽之宰數月之後必遷居閣下京尹不可侔也兩縣令初欲蒞事須謁謝京尹皆異常待庭前鋪置茵褥府史引一人投刺於尹前云某邑令某姓名讚兩拜而已大尹降西廊迎之從容便就飯

會府中遂爲體例

中朝故事

李唐設科舉以網羅天下英雄豪傑三百年間號爲得人者莫盛于進士當是時謂南宮主文爲座主謂登第進士爲門生上之人榮得士之明下之人懷藻鑑之德揚揄品目至于終身敦尙恩紀子孫不替方其盛時爲官掄才志在公議不遺分契趨于篤厚得君子之高誼成風俗之佳事斯可尙矣厥後事變弊沿法生扇奔競之風開請託之路善謀者冒恥以苟得恬淡者抱屈而陸沈公道旣淪私分亦薄徒習故事浸成佻浮故有受命公朝拜恩私室之論有識之士以爲不然而病之

宋華鎮上門下許侍郎書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七

唐文宗議貢舉曰子弟寒門但取實藝宰相李德裕對曰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其祖尙浮華不根實藝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自小便習舉業日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不教而自成寒士固不能習也夫治平之器曰政布政之具曰文守文之基曰道行道之夫曰士士之於政由左右手焉故有國之典先夫取士雖沿革異軌而同歸求聘之塗古者諸侯薦賢有三適之制射宮選士觀五善之節姬周受命文物明備郡吏獻賢能之書登於天府樂正論造士之秀升於司馬進士之名立矣禮賢之道廣矣暨六國行玉帛之聘兩漢立四科之選魏晉或表薦而登仕齊梁或版辟而

起家故孝廉明經之科秀才茂才之舉限□限年之制射策待詔
之選損益無常而察德觀言之規不妄設也李唐御統艱厥制度
立進士之科正名也行辭賦之選從時也而天下之士誦詩書秉
刀筆乘仁義之道而進朝廷闢場屋詔宗伯以方圓曲直而取名
材大儒比比而有然詩賦之制非古也古者國風雅謂之詩不歌
而頌謂之賦暨三季移統七雄躋武大道旣隱正音去矣故少卿
五字以敘別鄒孟四言以述祖陸謝勵鋒於晉宋任范冶榮於齊
梁詩之體失矣頌刺之義微焉若孫卿暢幽惻之意屈宋起迂談
之說相如閎衍以前導楊雄淫麗而後殿賦之體曠矣規諷之音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晉

衰焉唐興文流愈甚前失軌彫飾爲規矩正儷偶爲繩墨詩則協
聲而合律賦則限韻而拘字燦然清才而不復質矣譬諸柏梁永
明體猶若秦漢之於唐虞也故德裕許其浮華則可矣至於言朝
廷顯官須公卿子弟斯言之玷無乃甚歟夫諸侯襲封□功繼絕
須子弟奉祭祀而爵及世也若其靡特門閥之貴屈身士大夫之
間講習仁義延揖時譽有緇衣之美成作述之志雖寒士之賢弗
可知也若其口尚輕浮之飾馳逐豪俠之伍以奢僭自大意氣相
燥不知衣食之出而忘弓裘之業雖將相之世不可任也哀哉堂
構之業多墜嗣興之賢甚寡若子弟不教而成則堯之丹朱舜之

商均皆可君天下也况父母之聖非教不行也國之治非目不熟也臣之良非師保之無功也何教之而不成目熟而不知保傅而無補哉蓋上智下愚之不移也故楊□說於史高母薦乳母子弟王吉疾其驕驚請除任子之令則知子弟之才非專任之器也詩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書曰世祿之家鮮克有禮况朝廷崇爵豐祿設案分職治亂之道不在它而在賢愚也子弟寒士賢治愚亂其揆一也然則子弟以嗣蔭而受祿士以歷試而頒爵歷試之下黜陟章明故士之不肖者鮮矣至如傅說胥靡而興商呂望屠釣而王周管仲商販而霸齊由余戎狄而強秦斯皆歷試諸難

登科記考

卷二十八

五

登將相之任誠不讓於子弟也故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矣易曰賁於邱園書曰野無遺賢則豈謂子弟邪若以寒士窘急衣食不能熟習德業則仲舒下帷兒寬帶經乃子弟邪若以寒士杜門閭巷不識闕朝儀範則仲尼正魯國之雅頌叔孫定漢家之儀制亦子弟邪夫志士之學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將負周孔之戈而舂楊墨之喉以聖君之道左之生民之心右之誓消漓薄之器於太平之爐故遑遑然急於行道也雖九經之奧必由仁義之質載籍之廣必取禮樂之制前言往行燦燦在目立於朝無慙色無愧辭也書曰學古入官此之謂歟得士之

別錄中

昔三代建侯與今事異理道損益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而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其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爲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自非識度超然時或孤秀其餘溺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啟導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一作問目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以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世而不登第者甚眾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也此一彼十

此百彼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嘆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本抑末啟昏窒明故士子舍學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卽又及秋正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糜費實甚非唯妨闕正業蓋亦墮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已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至探度遂至沒身使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二

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關中煩耗其弊九也爲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司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見弃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繁雜因此偷濫其事百端故俗閒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

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謹議

趙匡舉
選議

一立身入仕莫先於禮尙書明王道論語首百行孝經德之本學
者所宜先習其明經通此謂之兩經舉論語孝經爲之翼助諸試
帖一切請停唯令策試義及口問其策試自改問時務以來經業
之人鮮能屬綴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
時人云明經問策禮試而已所謂變實爲虛無益於政今請令其
精習試策問經義及時務各五節並以通四以上爲第但令直書
事義解釋分明不用空寫疏文及務華飾其十節總於一道之內
問之餘科准此其口問諸書每卷問一節取其心中了悟解釋分
明往來問答無所滯礙不用要令誦疏亦以十分通八以上爲第
諸科亦准此外更通周易毛詩各四經舉加左氏春秋爲五經舉
不習左氏者任以公羊穀梁代之其但習禮記及論語孝經各一
經舉旣立差等隨等授官則能否區分人知勸勉一明法舉亦
請不帖但策問義并口問准經業科一學春秋者能斷大事其
有兼習三傳參其異同商榷比擬得其長者謂之春秋舉策問經
義并口問並准前一進士習業亦請令習禮記尙書論語孝經
并一史其雜文請試兩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試箋表論
議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不試詩賦其理通其詞雅爲上理通

詞平爲次餘爲否其所試策於所習經史內徵問經問聖人旨趣
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共十節貴觀理識不用徵求隱僻詰以名
數爲無益之能言詞不至陋鄙卽爲第一其有通禮記尙書論
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通元經孟子荀卿子呂氏春秋管子
墨子韓子謂之茂才舉達觀之士旣知經學兼有諸子之學取其
所長捨其偏滯則於理道無不該矣試策問諸書義理并時務共
二十節仍與之言論觀其通塞一其有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
略深致其詞典雅者謂之秀才舉經通四經或二禮或三家春秋
兼通三史以上卽當其目其試策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
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談論以究其能一學倍秀才而詞策
同之談論貫通究識成敗謂之宏才舉以前三科其策當詞高理
備不可同於進士其所徵問每十節通八以上爲第一其史書
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
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
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
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
問國朝自高祖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爲一史一天文
律厯自有所司專習且非學者卒能尋究並請不問唯五經所論

蓋舉其大體不可不知 一每年天下舉人來秋入貢者今年九月州府依前科目先起試其文策通者注等第訖試官本司官錄事參軍及長吏連押其後其口問者題策後云口問通若干卽相連印縫並依寫解爲先後不得參差封題訖十月中旬送觀察使觀察使差人送都省司隨遠近比類須合程限省司重考定訖其入第者二月內符下諸道諸州追之退九月內盡到到卽重試之其文策皆勘會書跡詞理與州試同卽收之僞者送法司推問其國子監舉人亦准前例 一諸色身名都不涉學昧於廉恥何以居官其簡試之時雖云試經及判其事苟且與不試同諸皆令習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五

孝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問答精熟知其義理並須通八以上如先習諸經書者任隨所習試之不須更試孝經論語其判問以時事取其理通必在責其重保以絕替代其合外州申解者依舉選例處分 一一經及第人選日請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上縣尉之類兩經出身授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緊縣尉之類用蔭止於此其以上當以才進四經出身授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之類五經授望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之類明法出身與兩經同資進士及三禮舉春秋舉與四經同資其茂才秀才請授畿尉之

類其宏才請送詞策上中書門下請授諫官史官等禮經舉人若更通諸家禮論及漢以來禮儀沿革者請便授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爲學既優並准五經舉人便授官其雜色出身人量書判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者加一等凡蔭除解褐官外不在用限 一其今舉人所習既從簡易士子趨學必當數倍往時每年諸色舉人主司簡擇常以五百人爲大限此外任收雜色

舉選人條例 選人條例不錄

有司或詰於議者曰吏曹所銓者四謂身言書判今外州送判則身言闕失如何對曰夫身言者豈非洪範貌言乎貌謂舉措可觀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六

言謂詞說合理此皆才幹之士方能及此今所試之判不求浮華但令直書是非以觀理識於此既蔽則無貌言斷可知矣書者非理人之具但字體不至乖越卽爲知書判者斷決百事眞爲吏所切故觀其判才可知矣彼身言及書豈可同爲銓序哉有司復詰曰王者之盛莫逾堯舜書稱敷納以言爲求才之通軌今以言爲後亦有說乎對曰夫敷納以言者謂引用賢良升於達位方將詢以庶政非言無以知之其唐虞官百咨俞無幾下及小吏官長自求各行敷納事至簡易今吏曹所習輒數千人三銓藻鑑心目難溥酬喧競之不暇又何敷納之有乎其茂才以上學業既優可以

言政教接以談論近於敷納矣有司復曰士有言行不差而闕於文學或頗有文學而言行未修但以諸科取之無乃未備對曰吏曹所銓必求言行得之既審然後授官則外州遙試未爲通矣今銓衡之下姦濫所萃紛爭劇於獄訟僞濫深於市井法固致此無如之何豈若外州先試兼察其行苟居宅所在則鄰伍知之官司耳目易爲采聽古之鄉舉里選方斯近矣且今之新法以學舉者一經畢收以判選者直書可否可謂易矣修言行者心當敦固不能爲此餘何足觀若有志性過人足存激勸及躬爲惡行不當舉用者則典章已備但舉而行之耳有司復曰其有效官公清且有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七

能政以其短於詞判不見褒升無乃闕於事實乎對曰苟能如此最爲公器使司善狀國有常規病在不行耳但令諸道觀察使每年終必有褒貶不得僭濫則善不蔽矣問曰試帖經者求其精熟今廢之有何理乎對曰夫人之爲學帖易於誦誦易於講今口問之令其講釋若不精熟如何應對此舉其難者何用帖爲且務於帖則於義不專非演智之術固已明矣夫帖者童穉之事今方授之以職而待以童穉於理非宜有司復曰舊法口問並取通六今令通八無乃非就易之義乎對曰所習者少當務其精止於通六夫在鹵莽是以然耳復曰舉人試策例皆五通今併爲一有何理

乎對曰夫事尙實則有功徇虛則益寡試策五通多書問目數立
頭尾徇虛多矣豈如一策之內併問之乎

趙匡舉
選後論

王者官人必視國之要杜諸戶一其門安平則尊經術之士有難
則貴介胄之臣夏殷周選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進是以
誘人也無二其應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諸侯異政取人多方故商
鞅患之說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
弱於是下令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國漢室干
戈以定禍亂貴尙滄質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
常業而朝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閥二三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八

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歲務立功名銳意四夷故權譎之謀設荆
楚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斂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
之臣起番系嚴熊羆等經管作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
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請官者徇私上下
並求百姓不堪剗弊故巧法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作杜
周減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温舒之徒以鷹擊敢殺彰而法
先王之術習俎豆之容者無所任用由是精通秀穎之士不游於
學游於學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時霍光問人疾苦不本
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

至於東漢光武好學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講經肅宗以後時或
祖效尊重儒術不達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尙書雖用經術之士而
不行經術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於東漢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
立節之徒眾無何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
以鎮伏眈庶非尙賢之術蓋尊尊之道於時聖人不出賢哲無位
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其風彌盛舍學
問尙文章小仁義大放誕談莊周老聃之說誦楚詞文選之言六
經九流時習閱目百家三史罕聞於耳撮羣鈔以爲學總眾詩以
爲資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九

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爲業雖名重於當時而不達於從政故曰取
人之道可以敦化周書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
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原夫詩賦之意所以達下情所以諷君
上上下下情通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後理詞治不
雅既不關於諷刺又不足以見情蓋失其本又何爲乎隋氏罷中
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閭里無豪族并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
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以勳賞功以才蒞職以才蒞職是
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
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

者又十於土故土無官

後魏羽林士今萬騎軍功是也

官之祿吏擾人古者王畿

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除保傅將相餘盡專之州縣佐史則皆牧守選辟夫公卿者主相之所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主司之所選者獨甸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所選既寡則焉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免拜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遣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行能卽時皆共啗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備詳之又曰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長長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職職與人相宜而功與事並理是以孟公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十

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選之也略其使之也備一人之身職無不莅若委游夏以政事責冉季以文學也何其謬歟故人失其長官失其理是以三代之制家有代業國有代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墨曰古之爲官代守其業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代習則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義氏和氏掌天地劉氏代擾龍籍氏代司吏庾氏庫氏代司出納制氏代司鑄鐘卽其事也後代以代卿執柄益私門卑公室齊奪於田氏魯弱於三家革代卿之失而不復代業之制醫工筮數其道浸微益爲此也故老子曰聖人常善救人故

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驥捕鼠令鷹守
肉驥之捕鼠終不可獲而千里之功廢矣鷹之守肉死有餘罪而
攫撮之效沒矣夫裁徑尺之帛刻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
者裁帛刻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
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故構大厦
者先擇木然後擇材理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守人大匠構屋必以
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者
也

劉秋選
舉論

天王三京北都居一其風俗遠蓋陶唐氏之人歟襟四塞之要衝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十一

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劇鎮非賢莫居則陽曲丞王公神仙之胄也
爾其學鏡千古知周萬殊又若少府賈公以述作之雄也鼇弄筆
海虎攫辭場又若石艾尹少公廊廟之器口折黃馬手揮青萍咸
道貫於人倫名飛於日下實難沈屈永懷青霄劍有隱而氣衝七
星珠雖潛而光照萬壑今年春皇帝有事千畝湛恩八埏大搜羣
才以緝邦政而王公以令宰見舉賈公以王霸昇聞海激佇乎三
千天飛期於六月必有以也豈徒然哉有從兄太原主簿舒才華
動時規謀匠物乃黜翠幕筵虹梁瓊羞霞開羽觴電舉然後抗目
遠覽憑軒高吟汾河鏡開漲藍都之氣色晉山屏列橫朔塞之郊

原屏俗事於煩襟結浮歡於落景俄而皓月生海來窺醉容黃雲
出關半起秋色數君乃輟酌慷慨搖心促裝望丹闕而非遠揮玉
鞭而且去白也不敏先鳴翰林幸叨玳瑁之筵敢竭麒麟之筆請

各探韻賦詩寵行

李白秋日於太原南柵饒陽曲王贊公
賈少公石艾尹少公應舉赴上都序

孟子以鄉舉秀才射策甲科二十年矣同時中楊葉者今或蔚爲
六官亞卿或彤襜虎符秩二千石而孟子猶羸馬青袍客江潭閒
遇與不遇何其寥寬也然君子不患貧患業不修不患位下患道
不行孟子言忠信行篤敬好學工文令名藹然今茲入關有司之
喜也諸公展相遇之禮其肯不以推之挽之爲己任見三月四月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十一

之交禮灑之閒三睢飛鳴草木暢茂是吾子彈冠之時也二三子

不可以不賦

獨孤及送孟評
事赴上都序

彼馳驚乎士林者鮮不爭九流之勝負徇三川之聲利而張侯獨
以善閉關乃知純白內充天機外朗則塵垢糠粃所不能入癸巳
歲六月始以出處之道問仕於余予灑然曰今四表文明八紘屢
頓此志士所當登秀造而取青紫不奮不躍如休明何由是罷琴
高臺投竿舊浦單車匹馬是日西上君子以爲知幾吾見垂天之

雲不復顧北溟矣蓋使居者歌吾子乎

獨孤及送張拯
赴舉入關序

計近代以來爵祿失之者久矣其失非他在四太而已何者入仕

之門太多代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請徵古制以明之管子曰夫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使人無游事而一其業也而近代以來祿利所出數千百孔故人多歧心疏瀉漏失而不可轄也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位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十三

高蔭子弟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是以言代胄之家太優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致理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伍爲貴其苦樂利害與農工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樹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臀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夫上之奉養也厚則下之徵斂也重養厚則上覬其欲斂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沒死以趣上構姦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是以言祿利之資太厚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爲刺史守令畏憚

觀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祿而安榮哉顧漢之法不可
偷也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蠕蠕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
入選敘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捧積祿四周而罷因
緣侵漁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臍而偃仰乎土
林之閒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爲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
爲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者爲官如此易享祿如此厚上法
如此寬下敘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是以言督
責之令太薄既濟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虛
座設位置印綬於旁揖而進授之不敢受寬其征徭安其田里使
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不
禁而息多士之門不扃而閉若上不急其令下不寬其徭而欲以
法術遮列禁人奸冒此猶坏土以壅橫流也勢必不止夫古今選
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
及焉何以言之且吏部之本存乎甲令雖曰度德居官量才授職
計勞升秩其文具矣然考校之法皆在判書簿歷言詞俯仰之閒
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則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
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此不失猶乖得人況眾流茫茫耳目有
不足者乎益非鑿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先朝數人以下

言之詳矣是以文皇帝病其失而將革焉夫物盈則虧法久終弊雖文武之道亦與時張弛五帝三王之所以不相沿也是以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於齊隋不勝其弊凡所置者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爲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復宜掃而更之無容循默坐守剗弊伏以爲當今選舉人未土著不必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謹詳度古制折量今宜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敘吏部得參議焉其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十五

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悉委於四方結奏之成咸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王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愼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僞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計大數十除八九則人少而員寬事詳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隋權道復古美制則眾才咸得而天下幸甚或曰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既濟以

爲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於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向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其理不益久乎夫議事以制不以權當徵其本末計其遐邇豈時得時失之可言耶或曰帝王之都必浩穰輻輳士物繁合然後稱其大若權散郡國遠人不至則京邑索矣如之何又甚不然自古至隋數百千年選舉之任皆分郡國當漢文景武帝之時京師庶富百廛九市人不得顧車不得旋侈溢之盛亦云極矣豈待選舉之士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六

爲其助哉又夫人有定土土無賸人浮冗者多則地著者少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鳥聚雲合窮關中地力之產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於桂玉是由斯人索我京邑而謂誰索乎且權分州郡所在辟舉則四方之人無有遐心端居尊業而祿自及祿苟未及業常不廢若仕進外絕要攢乎京惜時懷祿孰肯安堵必貨鬻田產竭家贏糧糜費道路交馳往復是驅地著而安爲浮冗者也夫京師之冗孰與四方之實一都之繁孰與萬國之殷況王者當繁其天下豈屢聞之中校其眾寡哉或曰仕門久開入者已眾若革其法則舊名常調不足

以致身使中才之人進無所容退無所習其將安歸乎既濟以爲人繫賢愚業隨崇替管庫之賢既可以入仕則士之不肖甯愧乎出流從古以然非一代也故傳云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今士流既廣不可強廢但鍵其舊門不使新入峻其宦途不使濫登十數年間新者不來而舊者耗矣待其人少然後省官夫人之才分各有餘裕自爲情欲所汨而未嘗盡焉引之則長縈之則短在勉而已故凡士族皆稟父兄之訓根聰明之性蓋以依倚官緒無湮淪墊溺之虞故循常不修名義罕立此教使然也若惟善是舉不才決棄前見爵祿後臨塗泥人懷憤激孰不騰進則中品之人悉爲長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七

材雖曰慎選捨之何適

沈既濟選舉議

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選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宴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大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

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翰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爲盟歆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慝嘲爲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沈既濟詞科論

一或曰按國家甲令凡貢舉人本求才德不選文詞故律曰諸貢舉非其人者徒注云謂德行乖僻者也居州郡則廉使昇聞在朝廷則以時黜陟用茲懲勸足爲致理有司因循不修厥職寢以訛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六

謬使其陵頽今但修舊令舉舊政則人服矣焉用改作答曰州郡以德行貢士禮闈以文詞揀才試官以帖問求學銓曹以書判擇吏俱存甲令何令宜修且惟德無形惟才不器博之弗得聆之弗聞非在所知焉能辨用今禮部吏部一以文詞貫之則人斯遠矣使臣廉舉但得其善惡之尤者耳每道累歲罕獲一人至如循常諄諄蚩駘愚鄙者或身甚廉謹政爲人蔽者或善爲姦濫秘不彰聞者一州數十人曷嘗聞焉若銓不委外任不責成不潔其源以道其流而以文字選士循資授職雖口誦律令手操斧鉞以臨其人無益也改之不可 二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史牋

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板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實貢亦不試練其選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

沈既濟選舉雜議

按錄十條之二

文章之道取士其來舊矣或材不兼行然其得之者亦已大半故筮仕之目以東堂甲科爲美談潁川陳侯以色養力行之餘輒工詩賦長波清瀾浩浩不窮初未覲止也屯田柳郎中爲予言之且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九

誦其佳句曰地偏雲自起月暮山更深及獲其卷又有過於是者踈驢驢檀干將恬然褰衣以否爲泰久矣今年秋驅車江濱獻賦京師叩予柴門惠然見別予以鄙略亦嘗志於文頃年迫知己之眷辱霑官命故每客有爲卿大夫所薦舉計偕者其於餞輒或諭之以言今於陳侯猶前志也

權德輿送陳秀才應舉序

取士以孝秀二科古道也家有兼者時論多之君之羣從皆以文藻射策或致位郎署今孝廉又以溫清之餘力行居業業茂行修西遊太學吾知夫上第之後衣春服吟舞雩東還南徐拜慶堂下粲粲門子經術發身古人有俯拾地芥之說斯濫觴矣

權德輿送獨孤孝廉

應舉

序 林一妹 爲 登 出 詩 氣 燾 不 興 景 賦 詩 意

林一妹 爲 登 出 詩 氣 燾 不 興 景 賦 詩 意

古者採詩以辯志升歌以發德繫於時風播爲樂章有不類者君子羞之令兒能泝其末流泳於深源志之所之不遷於物以爲洙泗弟子起予者商而又嘉回之屢空鄙賜之屢中故帶經食力耕於汝山之下環堵蓬茨若蔭華榭逸韻麗藻鏘然在聽去歲臨汝守首賢能之書貢於儀曹瞻言正鵠審固則獲前此亦嘗失之矣退實無愠羸而不羸蓋能反諸己而已且用廉賈之道故也今將抵洛郊歷平陽與賢諸侯交歡假道然後自洛之汝燕居中林磅礴古昔務諸遠大鶯出幽谷鵬擊南溟將與羣從叔季復修異日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三

之質豈止於今耶南宮郎有雅知兄者且與德輿爲僚徵詩貺別以附其志謹序

權德輿送從兄南仲登科後歸汝州舊居序

自 登 出 詩 氣 燾 不 興 景 賦 詩 意

清旭燕居有秀才鈕氏以儒者衣冠訪我於衡門之下用文一軸與刺偕至訪其行色則曰將抵賢二千石陸上饒然後自江而西射策上國且上饒以偉詞邁氣待東南之士士至必循分加禮繇是褻衣之徒恥不登其門故殿中韓侍御元直工爲直詞嘗貺若以序故臨海守李君子從父戶部皆以文藝風騷爲師友又貺若以詩矧夫植文行於內親仁賢於外強學不倦潔己以進今茲行也以桂林一枝爲己任豈虛也哉辱徵不腆是用詞達

權德輿送鈕秀才謁

信州陸員外
便赴舉序

其益業也禮樂登舉以育其善夫其類而錄其類

益都有司馬揚王遺風生嘗薄游西南覽其江山頗奮文辭嘆蜀
解嘲四子講德之式及夫秀士升貢有可處之以上第時輩歸之
以高名飄飄然有排大風摩青天之勢今歲後四月謝諸朋游輕
騎東出且以五綵之服拜慶於庭闈榮哉孝子是往也予將與生
爲五湖之游矣今則繫在柱下不能奮飛送歸如何爲媿爲羨太
雅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雖有雜佩不如此詩輟而爲好以志
少別

梁肅送章十六進士及第後東歸序

其益業也禮樂登舉以育其善夫其類而錄其類

自三閭大夫作九歌於是有激楚之詞流於後世其音清越其氣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五

淒厲吾友君貺者實能誦遺編吟逸韻所作詩歌楚風在焉初元
之明年予與君貺兄洪俱參淮南軍事屬河外塵起羽書狎至每
沈迷簿領之際一見夫人清揚則煩襟洗如也又常愛其人也澹
然其靜也曠然其適也泛然其無不與也且從賓薦之禮以赴揚
名之期又見其志也秋氣云暮蕪城草衰亭皋一望烽戍滿目邊
馬數聲心驚不已感離別於茲辰限鄉關於遠道孰曰有情而不
歎息傷時臨歧者得無詩乎

梁肅送元錫赴舉序

其益業也禮樂登舉以育其善夫其類而錄其類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
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

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眾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于大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韓愈送牛堪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下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怪之士宜乎游於大登科記者

卷二十九

五

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旣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于千餘人或與之游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韓愈送權

秀才序

今年秋見孟氏子瑁於柳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其十月吾

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耶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耶

韓愈送孟秀才序

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頎然其長薰然其和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三

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耶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韓愈送陳秀才序

居方足下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何顛且不沛逝而能復歟國家設尊官厚祿爲人民也爲社稷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

在得其人非與人得唯道德膺厥求唯賢能膺厥得賢能事事而後見道德誠誠而後信苟須事事苟須誠誠則必委以務命以職從而覈之四海之大億兆之眾不可逢而委命之是用啟稍異之開姑致其我樂而自耀者讀往載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辭賦以事則曰進士中夫程度者取政事最輕小者命以始又令公侯子孫卿大夫子弟能力役供給者曰千牛進馬三衛齋郎限以年月終亦試之其有成則陟陟不已乃尊乃厚其有敗則黜黜不已乃戮乃亡取之於諸科暫殊用之於諸科則一良未卽以進士賢而明經不賢也況目覩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于一命者有之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五

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卿相者有之忠與孝相生君與父相隨於家美卽於國良爲閨門重則爲朝廷尙此古昔聖賢絕慮萬不失一之得也僕忝居方交遊自貞元之初於今十有三祀熟得居方之爲人年纔弱冠行跡如此豈徒生哉得之以道爲羨爲傅不得以道爲回爲憲時之令人豈不善歟

歐陽詹與鄭伯義書

歐陽詹與鄭伯義書

諸侯歲貢俊才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露肅物青天始高雲迴鴻盤言遵永途吾觀夫雄心銳志將領能事則夷山堙谷不盡其力何東堂一枝南荆一片足塵其慮邪勉哉陳侯有其才奏其試知其成矣

歐陽詹送陳八秀才赴舉序

歐陽詹送陳八秀才赴舉序

三折肱爲良醫予五升詞場四遭倚摠是以竊知平文則洪氏子
舉秀才前後勝負予得而度夫子黼黻之性加好勤苦之節紡績
墳典組織篇什觀經緯機杼則重錦繡段日日當成今年秋貢士
果居首薦歌鹿鳴以飲餞想鵬搏而飭駕金欲求鍛玉將就磨光
鉞穎耀朝夕以冀迴雁賓海秋風落山雖難別離向慶無恨中鵠
餘矢猶思再發升冬元月期會於闕下

歐陽詹送洪儒
卿赴鄉舉序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首
薦於闕下古者相覲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一
典爲用鮮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天子遣之日唯行鄉飲酒之禮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七

則享禮也載肉元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淡酒不
使飲則歡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醕致王人乎德行而賢者仁
未伊浹才者歡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
旣修乃加之以宴餼移已膳醴出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
軒勝境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
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算而儀形有
肅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盈歧非其親懿則其閭里
皆內訟而誓遷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
門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閒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

之宰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而昭吾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棠頌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參和穎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沼佐贊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毗幸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捧豆伺徹時在公之側觀眾君子之作遂從卜商之後書其旨爲首

歐陽詹泉州刺史席公晏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庚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爲良弓文學爲敢矢規爵祿猶眾禽密殼持滿溯風蜚繳者數矣有措楛之妙而無雙鷁之獲輶弓收視歸究其術絲是跡愈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貆在庭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予以西余爲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

劉禹錫澤宮詩引

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爲也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甯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

謂汲汲於立法甯人者適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旣成澤旣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

皇甫湜答

李生第一書

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卽直詩賦不是文章卽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旣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生旣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七

浮豔聲病爲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

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

始湜於江陵望見王膠而異之知其爲膠又說其膠名之不凡然未之諭不忍而問諸膠乃稱曰膠之爲言猶牢固也膠痛今之人其始之心以利回其始之交以利遷將固吾初心與吾交勿以利遷將固吾心與吾交猶懼醉睡病昏之時忽然而忘故以膠自名

欲吾造次顛沛起居意問記吾心守與交也膠以進士舉進士尤輕其流懼混然與之化懼書紳銘坐之怠疏故以膠自名其始望見膠而異之又悅其名而爲之交又悅其言誠其意耳又悅其與吾業同遂大悅之徵其文學乃出累百篇其歌詩高處用古人其錄述詞壯而有奇然後吾與膠見其才之全其爲人之誠也今侍郎韓公余之舊知將薦膠而未具於西行敘以先之

皇甫湜送王膠序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閒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子爲人軻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天

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參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郡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余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質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子謁集賢庫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書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於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

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持此代書

三月三日樂天白

白居易代書

古之取士得明經爲清選近世卽爲進士亞之叔父獨謂古道可恃乃曰我儒世家也當勤經策義取高第耳業之三貢果得中遂理橐言歸亟思以賀爲高堂之壽嗟乎斯古孝廉之職叔父盡之無媿耳及東出都命諸子亞之撰序詩以贊行云

沈亞之送叔父歸觀序

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庸未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脊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无

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紕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邪豈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爲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真山

劉軻重與陸質虞書

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讐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於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彊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

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
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
懷薦氏生薦賈孫叔敖遠啟疆遠子憑遠掩遠罷屈氏生屈蕩屈
到屈建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
王文王時基楚國爲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
國最爲強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
羊舌氏欒氏卻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
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
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三

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爲偉人者不可
勝數不知論聖賢才能于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
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元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爲唐宗
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爲宰相時高宗欲遜位
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
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元義皆進士也後
爲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摧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胄戰
死儀革廢武后召元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裏待中師德
亦進士也吐蕃強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

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爲相
取中宗於房陵立爲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
相毆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
僅十五年北卻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
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
佐元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
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元宗起中
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
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元宗徒步誅章氏立睿宗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三

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爲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
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元宗朝號爲蘇
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元宗監國竟誅
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元宗好書尚古封中太山祀后
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
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人判等以
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
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
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

叛其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強弱而施其所爲司空公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拔取沈滯各還其官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劇賊於洛師齊下招來常山質其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爲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于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三

愆故殷道復興鴻雁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爲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元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向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遒茂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爲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

任惶懼杜牧上宣州
高大夫書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惡有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況有千人皆以聖人爲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況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懼甯不公耶故取之甚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卽主一家骨肉之饑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語

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以歸饒之士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貧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爲余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丐矣

杜牧
送盧

秀才赴
舉序

夫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熾風行溪谷颺颺習習卽不得遂作必颺忽源泉混混然隄防陂畜波抉壅缺亦不可遏其於人也亦然穎川陳君學積乎勤藝高乎專喪家途歎志用不通鬱然而居者有年矣累爲連帥賓禮貢之天子齋咨喑鳴輒以窮盡今年稍

始克偕計吏黽勉上道久憤湮鬱一旦決發若風波之得宣洩乎
可當邪名光耀乎天庭聲飛乎海浦其在此行矣然君子學道
以循祿端己以售道不肯枉尺以蕪尋直況突梯滑稽以苟得與
君其勉之樵弱弓蓬矢難以妄發徒善君之引滿強勁指期中
於行不能無述

孫樵送陳生
舉進士序

禹畫九州列貢輕重舉賢用才咸在其中故周官司馬得俊造之
名乃進於天子謂之進士又天子於射宮以擇諸侯所貢之士若
善者乃受上賞不善者黜爵其次削地得預於射宮以射諸侯之
義而爲諸侯所舉者重所用者大漢法每州若干戶歲貢若干人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三

更以籍上聞計州里之大小材之多少謂之計籍人主親試所通
經業策問理優深者乃中高第有行著鄉里辟選自古而然漢世
得人於斯爲盛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於京師天子制
策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士已廢於行實矣其後以郎官權輕移
之於禮部大率以三場爲試初以詞賦謂之雜文復對所通經義
終以時務爲策目雖行此擢第又不由於文藝矣唯王公子弟器
貌奇偉無才無藝者亦冠於多士之首然相士之道備嘗聞之有
門閥清貴者有狀骨卿相者有容質秀麗者有才藻可尙者有權
勢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沈密詞辨雄壯臧否由己昇沈在

心羣眾必集其門若見公相來交請友識面爲難動必有應遊必有從密處隱會深誠重約朱門甲第之間鬼神不能知者盡知之雖名臣碩德高位重權可以開闔之可以搖動之可以傾覆之有司畏之不敢不與之者言泉疾於波浪舌端利若鋒鋸所排歿九泉所引昇霄漢默默無言眾必謂之長者發中心病時皆目之冤人秋風八月鞍馬九衢神氣揚揚行者避路視富貴若咳唾視州縣如奴僕亦不獨高於貴胄亦不賤彼孤介得其術者捨耒耜而取公卿乖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痼疾朝廷取士之門於斯爲最衰世以來多非其人明廷無策問之科有司亡至公之道登第之人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美

其辭賦皆取能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質虎皮闕抱憤之人汨沒塵

土天九重高不可以叫加以浮薄之子遞相唱和名第之中以隻

數爲上賤其雙數以甲乙爲貴輕彼兩科題目之間增其異名至

於傅粉熏香服飾鞍馬之費多致匪人成於牧宰取資貨以利輕

肥朋黨比周交遊酒食亂其國政於斯爲盛竊願明君賢臣悉力

同心大革其弊復以經明行修爲急所謂斥彼浮華敦其茂實儒

風免墜不失取士之道

牛希濟貢士論

君子所以章灼當時焜耀來裔者必曰進士擢第畿尉釋褐斯道也中朝令法雖百王不移者也自聖歷中與百度漸貞能興此美

者今始見張郭二生矣則知九仞之勢千里之行凝雲逐日未可
量也鉉也不佞生於先賢之後進在二子之前此美不兼可以嘆
息然有事同而時異請試論之噫詞場墜屨五十年矣故老之言
議殆絕後生之視聽懵然今百辟有司達於郡國吏徒見趨走公
府中一尉耳焉知其餘哉而二君子調高才逸年少氣盛將以俊
造之業自重責人以既廢之禮又將以堯舜之道爲用議政於俗
吏之間如是將與時大乖矣嗚呼彼眾我寡或者難以勝乎君子
之道無施不可舒之彌四海卷之在掌握日禪見奇於牧馬陽元
知名於水滸彼二人卽公輔大器也豈以恥辱爲累哉愚願二君

登科記考

卷二十九

七

子反己正身開懷戢耀無望人以不知無強人以不能如斯而已
矣今天子重文好古諸生懷才待用所以蒼生未蒙福者上下之
勢殊中有閒耳大易之義物不終否否極必泰泰之時在上者其
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君臣相合然後事業遠矣吾以爲斯道
之復不遠吾子其勉之句曲仙鄉廣陵勝地多難將弭春物將華
琴棋詩酒足以爲適贈言之旨盡於斯焉

徐鉉送張泌郭
賈二先輩序

登科記考卷三十

大興徐松

別錄下

鴻鵠振羽翻翻飛入帝鄉朝鳴集銀樹暝宿下金塘日月天門近

風煙夜路長自憐窮浦雁歲歲不隨陽

劉希夷餞李秀才赴舉

太清聞海鶴遊子引鄉盼聲隨羽儀遠勢與歸雲便青桂春再榮

白雲暮來變遷飛在禮儀豈復淚如霰

王昌齡送劉沔虛歸取宏詞解

自從歸楚客不復掃荆扉劍共丹誠在書隨白髮歸舊游經亂靜

後進識君稀空把相如賦何人薦禮闈

劉長卿送馬秀才移家京洛便赴舉

故人西奉使胡騎正紛紛舊國無來信春江獨送君五言凌白雪

登科記考

卷三十

六翮向青雲誰念滄洲吏忘機鷗鳥羣

劉長卿送路少府使東京便應制舉

適賀一枝新旋驚萬里分禮闈稱獨步太學許能文征馬望春草

行人看暮雲遙知倚門處江樹正氛氳

劉長卿送孫瑩京監擢第歸蜀觀省

吾觀鷓鴣賦君負王佐才惜無金張援十上空歸來棄置鄉園老

翻飛羽翼摧故人今在位歧路莫遲回

孟浩然送丁鳳進士赴舉呈張九齡

十五綵衣年承歡慈母前孝廉因歲貢懷橋向秦川四座推文學

中郎許仲宣泛舟江上別誰不仰神仙

孟浩然送張參明經舉兼向涇州觀省

獻策金門去承歡綵服違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昏定須溫席

寒多未授衣桂枝如已擢早逐雁南飛

孟浩然送洗然弟進士舉

魯客向西笑君門若夢中霜凋逐臣髮日憶明光宮復羨二龍去
才華冠世雄平衢騁高足逸翰凌長風舞袖拂秋月歌筵聞蚤鴻
送君日千里良會何由同

李白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

秀才何翩翩王許回也賢暫別廬江守將遊京兆天秋山宜落日

秀水出寒煙欲折一枝桂還來雁沼前

李白同吳王送杜秀芝赴舉入京

明經有清秩當在石渠中獨往宣城郡高齋謁謝公寒原正蕪漫

夕鳥自西東秋日不堪別淒淒多朔風

韋應物送五經趙隨登科授廣德尉

建業控京口金陵欵滄溟君家臨秦淮傍對石頭城十年自勤學

一鼓遊上京青春登甲科動地聞香名解楊皆五侯結交盡羣英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二

按羣英一作時英六月槐花飛忽思尊榮跨馬出國門丹陽返柴荆楚

雲引歸帆淮水浮客程到家拜親時入門有光榮鄉人盡來賀置

酒相邀迎閑眺北顧樓醉眠湖上亭月從海門出照見茅山青昔

爲帝王州今幸天地平五朝變人世千載空江聲元元告靈符丹

洞獲其銘皇帝受玉冊羣臣羅天庭喜氣薄太陽祥光徹宵冥奔

走朝萬國崩騰集百靈王兄尙謫宦屢見秋雲生孤城帶後湖心

與湖水清一縣無諍辭有時開道經黃鶴垂兩翅徘徊但悲鳴

按但

悲鳴一作悲且鳴相思不可見空望牛女星

岑參送許子擢第歸江甯拜親因寄王昌齡

井上桐葉赤灑亭卷秋風故人適戰勝走馬歸山東問君今年

按君

今年一作君如今三十幾能使香名滿人耳君不見三峰直上五千仞見

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辭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鞶

紫綬御史鐵冠重繡衣喬生作尉別來久因君爲問平安否魏侯

校理復何如前日人來不得書陸渾山下按山下一佳可賞蓬閣

閒時日應往自料青雲未有期誰知白髮偏能長壚頭青絲白玉

瓶別時相顧酒如傾一作酒初醒搖鞭舉袂忽不見千樹萬樹空蟬鳴

岑參送魏叔虹擢第歸東都因懷魏校書陸渾喬潭

槐葉蒼蒼柳葉黃秋高八月天欲霜青門百壺送韓侯白雲千里

連嵩邱北堂倚門望君憶東歸扇枕後秋色洛陽才子能幾人明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三

年桂枝是君得岑參送韓巽入都覲省便赴舉

當年最稱意數子不如君戰勝時偏許名高人共聞半天城北雨

斜日灞西雲科斗皆成字無令錯古文岑參送王伯倫應制授正字歸

巴江秋月新閣道發征輪戰勝眞才子名高動世人人工文能似舅

擢第去榮親十月天官待應須早赴秦岑參送嚴訢擢第歸蜀

時輩似君稀青春戰勝歸名登郗詵第身著老萊衣稱意人皆羨

還家馬若飛一枝誰不折棣萼獨相輝岑參送薛彥偉擢第東歸

去馬疾如飛看君戰勝歸新登郗詵第更著老萊衣漢水行人少

巴山客舍稀向南風候暖臘月見春輝岑參送蒲秀才擢第歸蜀

送爾姑蘇客滄波秋正涼橘懷三箇去桂折一枝將湖上山當舍

天邊水是鄉江村人事少時作捕魚郎岑參送滕元擢弟歸蘇州拜親

曠官就實薦時輩詎爭先盛業推儒行高科獨少年迎秋見衰葉

餘照逐鳴蟬舊里三峰下開門古縣前李嘉祐送嚴二擢弟東歸

清秀過終童攜書訪老翁以吾爲世舊憐爾繼家風淮岸經霜柳

關城帶月鴻春歸定得意花送到東中李嘉祐送張惟儉秀才入舉

當年貴得意文字各爭名齊唱陽春曲唯君金玉聲懸黎寶中出

高價世難掩鴻羽不低飛龍津徒自險直矜鸚鵡賦不貴芳桂枝

少俊蔡邕許長鳴唐舉知梁城下熊軾朱戟何暉耀才子欲歸甯

登科記考

卷三十

四

棠花已含笑高門知慶大子孝覺親榮獨攬還珠美甯惟問絹情

離筵不盡醉摻袂一何早馬蹄西別輕樹色東看好行塵忽不見

惆悵青門道錢起送李四擢弟歸覲省

湖山不可厭東望有餘情片玉登科後孤舟任興行月中嚴子瀨

花際楚玉城歲暮雲皋鶴聞天更一鳴錢起送虞說擢弟東遊

南風起別袂心到衡湘間歸客楚山遠孤舟雲水閑愛君採蓮處

花鳥連家山得意且甯省人生難此還錢起送虞說擢弟南歸覲省

林表吳山色詩人思不忘向家流水便懷橘綵衣香滿酌留歸騎

前程未夕陽愴茲江海去誰惜杜蘅芳錢起送褚操擢弟歸吳覲省

行人臨水去新詠復新悲萬里高秋月孤山遠別時掛帆嚴子瀨

酬酒敬亭祠歲晏無芳杜如何寄所思錢起送楊暉擢第歸江南

多才白華子初擅桂枝名嘉慶送歸客新秋帶雨行離人背水去

喜鶴近家迎別贈難為此衰年畏後生錢起送鄭巨及第後歸觀

幾年深道要一舉過賢關名與元珠出鄉宜晝錦還蓮舟同宿浦

柳岸向家山欲見甯親孝儒衣稚子斑錢起送李棲桐道舉擢第還鄉省侍

大學三年聞琢玉東堂一舉早成名借問還家何處好玉人含笑

下機迎錢起送張參及第還家

西去意如何知隨貢士科吟詩向月路驅馬出煙蘿晚色寒蕪遠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五

秋聲候雁多自憐歸未得相送一勞歌皇甫曾送鄭秀才貢舉

儒衣羞此別去抵漢公卿賓貢年猶少篇章藝已成臨流惜暮景

話別起鄉情離酌不辭醉西江春草生皇甫曾送裴秀才貢舉

鄰家不識鬪雞翁閉戶能齊隱者風顧步曾為小山客成名因事

大江公一身千里寒蕪上單馬重裘臘月中寂寂故園行見在暮

天殘雪洛城東韓翃送王府張參軍附學及第東歸

充賦名今遂安親事不違甲科文比玉歸路錦為衣海運同鷗化

風帆若鳥飛知君到三逕松菊有光輝獨孤及送虞秀才擢第歸長沙

入貢列諸生詩書業早成家承孔聖後身有魯儒名楚水通滎浦

春山擁漢京愛君方弱冠爲賦少年行

皇甫冉送孔黨起舉

公車待詔赴長安客裏新正阻舊歡遲日未能銷野雪晴花偏自

犯江寒東溟道路通秦塞北闕威儀識漢官共許却詵工射策恩

榮請向一枝看

皇甫冉送錢唐路少府起制舉

寂寞柴門掩經過柱史榮老夫甯有力半子自成名柳映三橋發

花連上道明檝書到別墅郢曲果先成

嚴維酬謝侍御喜王宇及第見賀不遇之作

鄱陽中酒地楚老獨醒年芳桂君應折沈灰我不然洛橋浮逆水

關樹接非煙唯有殘生夢猶能到日邊

顧況送韋秀才起舉

鄉賦鹿鳴篇君爲貢士先新經夢筆夜纔比棄繻年海雨沾隋柳

登科記考

卷三十

六

江潮赴楚船相看南去雁離恨倍潸然

耿漳送郭秀才起舉

洛水橋邊雁影疏陸機兄弟駐行車欲陳漢帝登封草猶待蕭郎

寄內書

李益中橋北送穆質兄弟應制獻贈蕭策

年少通經學登科尙佩觴張馮本名士蔡廓是佳兒鞍馬臨歧路

龍鍾對別離寄書胡太守清與故人知

司空曙送王使君小子孝廉登科歸省

見誦甘泉賦心期折桂歸鳳雛皆五色鴻漸又雙飛別思看衰柳

秋風動客衣明朝問禮處暫覺雁行稀

劉商送李元規昆季起舉

秋色生邊思送君西入關草衰空大野葉落露青山故國煙霞外

新安道路間碧霄知己在香桂月中攀

冷朝陽送唐六起舉

隋堤望楚國江上一歸人綠氣千檣暮青風萬里春試才初得桂

泊渚肯傷蘋拜手終懷愴茶承中外親

李端送楊皋作
舉擢第歸江東

聖朝殊漢令才子少登科每見先鳴早常驚後進多獨居方寂寞

相對覺蹉跎不是通家舊頻勞文舉過

李端贈
趙神童

長長南山松短短北柵楊俱承日月照幸免斤斧傷去年與子別

誠言暫還鄉如何棄我去天路忽騰驥誰謂有雙目識貌不識腸

豈知心內乖著我薜蘿裳尋君向前事不歎今異翔往往空室中

脂麻說珪璋十年居此溪松桂日蒼蒼自從無佳人山中不輝光

盡棄所留藥亦焚舊草堂還君誓已書歸我學仙方既爲參與辰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七

各願不相望始終名利途慎勿罹咎殃

王建山中寄
及第故人

四海重貢獻珠費稱至珍聖朝開禮闈所貴集嘉賓若生在世間

此路出常倫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憧憧車馬徒爭路長安塵

萬目視高天昇者得苦辛況子當少年丈人在咸秦出門見宮闕

獻賦侍朱輪有賢大國豐無子一家貧男兒富邦家豈爲榮其身

煌煌文明代俱幸生此辰自顧非國風難以合聖人子去東堂上

我歸南澗濱願君勤作書與我山中鄰

王建送薛
曼應舉

杏花壇上授書時不廢中庭趁蝶飛暗寫五經收部帙初年七歲

著衫衣秋堂白髮先生別古卷青襟舊伴歸獨向鳳城持薦表萬

人叢裏有光輝

王建送司空神童

客路商山外離筵小暑前高文常獨步折桂及齡年關國通秦限

波濤隔漢川叨同會府選分手倍依然

武元衡送魏正則擢第歸江陵

商山路接玉山深古木蒼然盡合陰會府登筵君最少江城秋至

肯驚心

武元衡送魏正則擢第歸江陵

馬蹄聲特去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秀才皇甫湜吞吐一腹文

八音兼五色主文有崔李郁郁爲朝德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直

稱意太平年願子長相憶

馬異送皇甫湜赴舉

貢士去翩翩如君最少年綵衣行不廢儒服代相傳曉月經淮路

登科記考

卷三十

八

繁陰過楚天清談遇知己應訪孝廉船

權德輿送韓孝廉侍從赴舉

儒衣風貌清去抵漢公卿賓貢年猶少篇章藝已成臨流惜暮景

話別起鄉情離酌不辭醉西江春草生

權德輿送裴秀才貢舉

衛多君子魯多儒七歲聞天笑舞雩光彩春風初轉蕙性靈秋水

不藏珠兩經在口知名小百拜垂髫稟氣殊況復元侯旌爾善桂

林枝上得鴻雛

楊巨源送司徒童子

春色華陽國秦人此別離驛樓橫水影鄉路入花枝日暖鶯飛好

山晴馬去遲劍門當石隘棧閣入雲危獨鶴心千里貧交酒一卮

桂條攀偃蹇蘭葉藉參差旅夢驚蝴蝶殘芳怨子規碧霄今夜月

惆悵上峨眉

陳羽西蜀送許中庸歸秦赴舉

五陵春色泛花枝心醉花前遠別離

落羽王荆公百家詩選作落第恥爲關

右客成名空羨里中兒都門雨歇愁分處

洞庭多釣伴因來相賀話相思

陳羽送友人及第歸江東

月沒天欲明秋河尙疑白皚皚積光素耿耿橫虛碧南斗接北辰

連空濛鴻洞浮高天蕩蕩漫漫皆晶然實類平蕪流大川星爲潭

底珠雲是波中煙雞唱漏盡東方作曲渚蒼蒼曉霜落雁叫疑從

清淺驚鳧聲似在沿洞汨并州細侯直下孫才應秋賦懷金門念

排雲漢將飛翻仰之踴躍當華軒夜來陪餞歐陽子偶坐通宵見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九

深旨心知慷慨日昭然前程心在青雲裏

歐陽詹賦得秋河曙耿耿送郭秀才應舉

驚禽一辭巢棲息無少安秋扇一離手流塵蔽霜紉故侶不可追

涼風日已寒遠逢杜陵士別盡平生歡逐客無印綬楚江多芷蘭

因居暇時遊長鋏不復彈閱書南軒霽迴瑟清夜闌萬境身外寂

一杯腹中寬伊昔元宗朝冬卿冠駕鸞肅穆升內殿從容領儒冠

游夏無措詞陽秋垂不刊至今羣玉府學者空縱觀世人希德門

獨若攀峰巒之子尙明訓鏘如振琅玕一旦西上書斑衣拂征鞍

荆臺宿暮雨漢水浮春瀾君門起天中多士如星攢煙霞覆雙闕

抃舞羅千官清漏滴銅壺仙厨下雕槃熒煌仰金榜錯落濡飛翰

古來才傑士所嗟遭時難一鳴從此始相望青雲端

劉禹錫送韋秀才道沖赴

制舉

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今成一丈夫
坎坷愁風塵長裾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悄然傷我神
依依見眉睫嚙嚙含悲辛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
齊飛凌煙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凋淪況今三十載閱世難重陳
盛時一已遇來者日日新不知搖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琮璜
霜餘識松筠肅風乃獨秀武部亦絕倫爾今持我詩西見二重臣
成賢必念舊保貴在安貧清時爲丞郎氣力侔陶鈞乞取斗升水

登科記考

卷三十

十

因之雲漢津

劉禹錫送張盥赴舉

裴生久在風塵裏氣勁言高少知已注書曾學鄭司農歷國多於
孔夫子往年訪我到連州無窮絕境終日遊登山雨中試蠟屐入
洞夏裏披貂裘白帝城邊又相遇斂翼三年不飛去忽然結束如
秋蓬自稱對策明光宮人言策中說何事掉頭不答看飛鴻彤庭
翠松迎曉日鳳銜金榜雲間出中貴腰鞭立傾酒宰臣委佩觀搖
筆古稱射策如彎弧一發偶中何時無由來草澤無忌諱弩力滿
挽當亨衢憶得當年識君處嘉禾驛後聯牆住垂鈎釣得王餘魚
踏芳共登蘇小墓此事今同夢想間相看一笑且開顏老大希逢

舊鄰里為君扶病到方山

劉禹錫送裴處士昌禹應制舉

誰憐相門子不語望秋山生長綺紈內辛勤筆硯間榮親在名字

好學棄官班佇俟明年桂高堂開笑顏

劉禹錫送李友路秀才赴舉

朝服歸來畫錦榮登科記上更無兄壽觴每使曾孫獻勝境長攜

眾妓行鬢鑠據鞍時騁健殷勤把酒尚多情凌寒卻向山陰去衣

繡郎君雪裏行

劉禹錫贈致仕滕庶子先輩輜駟老人

宋日營陽內史孫因家占得九疑村童心便有愛書癖手指今餘

把筆痕自握蛇珠解白屋欲憑雞卜謁金門若逢廣座問羊酪從

此知名在一言

劉禹錫送周魯儒赴舉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七

又被時人寫姓名春風引路入京城知君憶得前身事分付鶯花

與後生

劉禹錫答張侍御賈喜再登科後自洛赴上都贈別

湘中才子是劉郎望在長沙住桂陽昨日鴻都新上第五陵年少

讓清光

劉禹錫贈劉景擢第

澹澹滄海氣結成黃香才幼齡思奮飛弱冠遊靈臺一鶚顧喬木

眾禽不敢猜一驥騁長衢眾獸不敢陪遂得會風雨感通如雲雷

至矣小宗伯確乎心不回能令幽靜人聲貫喧九垓卻憶江南道

祖筵花裏開春風不能別別罷空徘徊

孟郊送黃構擢第後歸江南

一意兩片雲暫合還卻分南雲乘慶歸北雲與誰羣寄聲千里風

相喚聞不聞

孟郊舟中喜遇從叔簡別後寄上
時從叔初擢第歸江南郊不從行

長安車馬道高槐結浮陰下有名利人一人千萬心黃鶴多遠勢

滄溟無近溇怡怡靜退姿冷冷思歸吟菱唱忽生聽芸書迴望深

清風散言笑餘花綴衣襟獨恨魚鳥別一飛將一沈

孟郊感別送
從叔校書簡

再登科
東歸

夙駕送舉人東方猶未明自謂出太早已有車馬行騎火高低影

街鼓參差聲可憐早朝者相看意氣生日出塵埃飛羣動互營營

營營各何求無非利與名而我常晏起虛住長安城春深官又滿

日有歸山情

白居易早送
舉人人試

登科記考

卷三十

十一

莫羨蓬萊鸞鶴侶道成羽翼自生身君看名在丹臺者盡是人間

修道人

白居易酬趙秀才
贈新登科諸先輩

子有雄文藻思繁韶年射策向金門前隨鸞鶴登霄漢卻望風沙

走塞垣獨憶忘機陪出處自憐何力繼飛翻那堪兩地生離緒蓬

戶長局行旅喧

李逢吉送令
狐秀才赴舉

顏子將才應四科料量時輩更誰過居然一片荆山玉可怕無人

是下和

李涉送顏
覲赴舉

自說軒皇息戰威萬方無復事戎衣卻教孫子藏兵法空把文章

向禮闈

李涉送孫
堯夫赴舉

青門珮蘭客淮水誓風流名在鄉書貢心期月殿遊平沙大河急

細雨二陵秋感此漆離恨年光不少留鮑溶送王損之秀才赴舉

羅剎樓頭醉送君西入京秦吳無限地山水半分程海上煙霞濕

關中日月明登科舊鄉里當為改嘉名姚合送李秀才赴舉

重重吳越浙江潮刺史何門始得消五字州人唯有此四鄰風景

合相饒橘村籬落香潛度竹寺虛空翠自飄君去九衢須說我病

成疏嬾嬾趨朝姚合送盛秀才赴舉

篇章動玉京墜葉滿前程舊國與僧別秋江罷釣行馬過隋代寺

檣出楚山城應近嵩陽宿潛聞瀑布聲鄭巢送人赴舉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七

去住跡雖異愛憎情不同因君向帝里使我厭山中故友多朝客

新文盡國風藝精心更苦何患不成功章孝標山中送進士劉蟾赴舉

登唐科第語唐音望日初生憶故林絞室夜眠燈火冷蜃樓朝泊

曉霞深風高一葉飛魚背潮淨三山出海心想把文章合夷樂蟠

桃花裏醉人參章孝標送金可紀歸新羅

世路闕久嗟君進取身十年雖苦志萬里託何人處困非乖道

求名本為親惟應闕意先與化龍鱗朱慶餘送友人赴舉

野店正紛泊繭蠶初引絲行人碧溪渡繫馬綠楊枝冉冉跡始去

悠悠心所期秋山念君別惆悵桂花時杜牧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

故人別來面如雪一楊拂雲秋影中玉白花紅三百首五陵誰唱

與春風

杜牧送李羣玉赴舉

省事卻因多事力無心翻似有心來秋風郡閣殘花在別後何人

更一杯

杜牧送趙十二赴舉

長樂遙聽上苑鐘綵衣稱慶桂香濃陸機始擬誇文賦不覺雲間

有士龍

李商隱贈孫綺新及第

此去幾般榮登科鼎足名無慙入南巷高價聳東京窗對嵩山碧

庭來洛水聲門前桃李樹一徑已陰成

劉得仁送高湘及第後東歸觀叔

句曲舊宅真自產日月英旣滴嶽瀆氣安無神仙名松桂邈迤色

登科記考

卷三十

西

與君相送情

祝元膺送高遂赴舉

金榜前頭無是非平人分得一枝歸正憐日暖雲飄路何處冥迴

風滿衣門掩長淮心更遠渡連芳草馬如飛茂陵自笑猶多病空

有書齋在翠微

薛逢李先輩擢第東歸有贈送

千峰歸去舊林塘溪縣門前卽故鄉曾把桂誇春里巷重憐身稱

錦衣裳洲迷翠羽雲遮檻露濕紅蕉月滿廊就養舉朝人共羨清

資讓卻校書郎

趙嘏送陳嘏登第作別歸覲

見君先得意希我命還通不道才堪竝多緣蹇共同鶴鳴荒苑內

魚躍夜潮中若問家山路知連震澤東

顧非熊送友人及第歸蘇州

春月三改兔花枝成綠陰年光東流水浩歎傷羈心酌桂煙曠晚
鳩鳴江草深良圖一超忽萬恨空相尋上國刈翹楚才微甘陸沈
無錢假貧女有淚沾牛衾衡岳三麒麟各振黃鍾音卿雲被文彩
芳價搖詞林夫子芸閣英養鱗湘水潯晴沙踏蘭菊隱几當青岑
明月洞庭上悠揚掛離襟停觴一搖筆聊寄生芻吟

李羣玉將離
澧浦置酒野

嶼奉懷沈正字昆
弟三人聯登高第

幾年辛苦與君同得喪悲歡盡是空猶喜故人先折桂自憐羈客
尙飄蓬三春月照千山道十日花開一夜風知有杏園無路入馬

前惆悵滿枝紅

溫庭筠春日將欲東歸
寄新及第苗紳先輩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五

同家楚天南相識秦雲西古來懸弧義豈顧子與妻攜手踐名場
正遇公道開君榮我雖黜感恩同所懷有馬不復羸有奴不復飢
灞岸秋草綠卻是還家時青門一瓢空分手去遲遲期君轍未平
我車繼東歸

劉駕送友人
擢第東歸

學古既到古反求鑒者難見詩未識君疑生建安前海畔豈無家
終難成故山得失雖由命世途多險艱我皇追古風文柄付大賢
此時如爲君果在甲科間晚達多早貴舉世咸爲然一夕顏卻少
雖病心且安所居似清明冷竈起新煙高情懶行樂花盛僕馬前
歸程不淹留指期到田園香醪四鄰熟霜橘千株繁肯憶長安夜

諭詩風雪寒

劉駕送人
登第東歸

相憂過已切相賀似身榮
心達無前後神交共死生
承家吾子事

登第世人情未有通
儒術明時道不行

李頻喜友人
厲圖南及第

因為太學選志業
徹春闈首領諸生出
先登上第歸一榮猶未已

具慶且應稀
縱馬行青草臨歧脫白衣
家遙楚國寄帆對漢山飛

知己盈華省看君再發機

李頻送太學吳
康仁及第南歸

粉闈深鎖唱同人正是終南雪
霽春閑繫長安千匹馬
今朝似滅

六街塵

司空圖
省試詩

豈易及歸榮辛勤致此名
登車思往事迴首勉諸生
路繞山光曉

登科記考

卷三十

夫

帆通海氣清秋期卻閑坐
林下聽江聲

張喬送友人
及第歸江南

都堂公試日詞翰獨超羣
品秩台庭與篇章
聖主聞鄉連三楚樹

縣對九華雲多少青門客
臨歧共羨君

張喬送龐百篇
之任青陽縣尉

東風日邊起草木一時春
自笑中華路年年送遠人

張喬送人及
第歸海東

按張喬又有送賓貢金夷吾奉使歸
本國詩則此及第者當即金夷吾也

得水蛟龍失水魚此心相對兩何如
敢辭今日須行卷猶喜他年

待薦書松桂也應情未改
萍蓬爭奈跡還疏
春風不見尋花伴遙

向青雲泥子虛

李山甫賀
友人及第

腰劍囊書出戶遲
壯心奇命兩相疑
麻衣盡舉一雙手
桂樹只生

三兩枝黃祖不憐鸚鵡客誌公偏賞麒麟兒叔牙憂我應相痛回

首天涯寄所思

李山甫赴舉別所知

鼓鼙聲裏尋詩禮戈戟林間入錦京好事盡從難處得少年無向
易中輕也知貴賤皆前定未見疏慵遂有成吾道近求稀後進善

開金口答公卿

李咸用送譚孝廉赴舉

秋風昨夜滿瀟湘衰柳殘蟬思客腸早是亂來無勝事更堪江上
揖離觴澄潭躍鯉搖輕浪落日飛鳧趁遠檣漁父不須探去意一

枝春裊月中央

李咸用送黃賓于赴舉

成名年少日就業聖人書擢桂誰相比歲金已不如東城送歸客

登科記考

卷二十

七

秋日待征車若到清潭畔儒風變里閭

方干送李恬及第後還貝州

南行無俗侶秋雁與寒雲野趣自多愜鄉名人共聞吳山中路斷

湖水半江分此地登臨慣攄情一送君

方干送王羽登科後歸江東

天遣相門延積慶今同太廟薦嘉賓柳條此日同誰折桂樹明年

爲爾春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塵由來不要文章得要

且文章出眾人

方干送弟子伍秀才赴舉

君辭舊里一年期藝至心身亦自知尊盡離人看北斗月寒驚鵲

繞南枝書迴冊市砧應絕棹出村潭菊未衰與爾相逢終不遠昨

聞祕監在台墀

方干送葉秀才赴舉兼呈呂少監

自古主司看薦士明年應是不參差須憑吉夢爲先兆必恐長才
偶盛時北闕上書衝雪早西陵中酒趁潮遲却說可要真消息只

向春前便得知

方干送王
霖赴舉

用心精至自無疑千萬人中似汝稀上國纔將五字去全家便待

一枝歸西陵柳路搖鞭盡北固潮程掛席飛想見明年榜前事當

時分散著來衣

方干送吳
彥融赴舉

御題百首思縱橫半日功夫舉世名羽翼便從吟後出珠璣續向

筆頭生莫嫌黃綬官資小必料青雲道路平才子風流復年少無

愁高臥不公卿

方干贈
孫百篇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九

聖世科名酬志業仙州秀色助神機梅眞入仕提雄筆阮瑀從軍

著綠衣晝寢不知山雪積春遊應趁夜潮歸相思莫訝音書晚烏

去猶須疊日飛

方干寄台州孫從
事百篇登科初授

求仙不在鍊金丹輕舉由來別有門日晷未移三十刻風騷已及

四千言宏才尙遺居卑位公道何曾雪至冤斂板塵中無恨色應

緣利祿副晨昏

方干贈上虞
胡少府百篇

相看不忍盡離觴五兩牽風速去檣遠驛新砧應弄月初程殘角

未吹霜越山直下分吳苑淮水橫流入楚鄉珍重鄰家好兄弟明

年祿位在何方

方干送縉陵
王少府赴舉

萃鹿歌中別酒催粉闌星彩動昭回久經離亂心應破乍觀昇平
眼漸開顧我昔年悲玉石憐君今日蘊風雷龍門盛事無因見費
盡黃金老隗臺

羅隱送章
碣赴舉

平楚干戈後田園失耦耕艱難登一第離亂省諸兄樹沒春江漲

人繁野渡晴閑來思學館猶夢雪窗明

鄭谷送太學顏
明經及第東歸

苦辛垂二紀擢第卻霜蒙春勝

闕九
字

題不始謂對題名登塔喜

釀宴爲花忙好事東歸日高槐蓋半黃

鄭谷賀進士
駱用錫登第

習讀在前生僧談足可明還家雖解喜登第未知榮時果曾霑賜

春闈不挂情燈前猶惡睡寤語讀書聲

鄭谷贈劉
神童及鵬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九

得意卻思尋舊跡新銜未切向蘭臺吟看秋草出關去逢見故人

隨計來勝地昔年詩板在清歌幾處郡筵開江湖易有淹留興莫

待春風落庾梅

鄭谷送進士吳延
保及第後南遊

丹霞照上三清路瑞錦裁成五色毫波浪不能隨世態鳳鸞應得

入吾曹秋山晚水吟情遠雪竹風松醉格高預想明年騰躍處龍

津春碧浸山桃

鄭谷送進士
韋序赴舉

孤吟望至公已老半生中不有同人達兼疑此道窮只應才自薄

豈是命難通尙激搏溟勢期君借北風

崔塗喜友
人及第

歸捷中華第登船鬢未絲直應天上桂別有海東枝國界波窮處

鄉心日出時西風送君去莫慮到家遲

杜荀鶴送賓貢
登第後歸海東

家林滄海東未曉日先紅作貢諸蕃別登科幾國同遠聲魚呷浪

層氣蜃迎風鄉俗稀攀桂爭來問月宮

張嶷送友人
及第歸新羅

十問九通離義牀今時登第信非常亦從南院看新榜旋束春關

歸故鄉水到吳門方見海樹侵閩嶺漸無霜知君已塞平生願日

與交親醉幾場

黃滔送人明
經及第東歸

兩篇佳句敵瓊瑰憐我三清道路開荆璞獻多還得售桂堂恩在

敢輕回花繁不怕尋香客榜到應傾賀喜杯知爾苦心功業就早

攜長策出山來

翁承贊喜弟
承檢登科

登科記考

卷三十

十

門外報春榜喜君天子知舊愁渾似雪見日總消時塔下牡丹氣

江頭楊柳絲風光若有分無處不相宜

曹松覽春榜
喜孫鄂成名

桂枝博得鳳棲枝歡覲家僮舞翠微僧向瀑泉聲裡賀鳥穿仙掌

指間飛休停硯筆吟荒廟永別燈籠赴鎖闈騷雅近來頽喪甚送

君傍覺有光輝

李洞送郗先
輩歸觀華陰

獻策赴招攜行宮積翠西挈囊秋卷重轉棧晚峰齊踏月趨金闕

拂雲看御題飛鳴豈回顧獨鶴困江泥

李洞龍州
送人赴舉

未老鬢毛焦心歸向石橋指霞辭二紀吟雪遇三朝連席頻登相

分廊尙祝堯迴眸舊行侶免使負嵩樵

李洞出山
觀春榜

成名郊外掩柴扉樹影蟬聲共息機積雨暗封青蘚徑好風輕透
白練衣嘉魚始賦人爭誦荆玉頻收國自肥獨坐公廳正煩暑喜
吟新詠見元微

徐鉉和印先輩及第後獻
座主朱舍人郊居之作

春闈鳥罷啼歸慶浙煙西郡守招延重鄉人慕仰齊橘青逃暑寺

茶長隔湖溪乘暇知高眺微應辨會稽

無可送邵錫
及第歸湖州

漢家招秀士峴上送君行萬里見秋色兩河傷遠情王師出西鎬

虜寇避東平天府登名後迴看楚水清

皎然峴山送
表秀才赴舉

春風洞庭路搖蕩暮天多衰疾見芳草別離傷遠波詩名推首薦

賦甲擬前科數日聞天府山衣製芟荷

皎然太湖館送
殷秀才赴舉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三

名在諸生石家經見素風春田休學稼秋賦出儒宮別路殘雲溼

離情晚桂叢明年石渠署應繼叔孫通

皎然送張
孝廉赴舉

諸侯懼削地選士皆不羈休隱脫荷芟將鳴矜羽儀甲科爭玉片

詩句擬花枝君實三楚秀承家有清規

皎然送陳
秀才赴舉

豈謂江南別心如塞上行苦雲搖陣色亂木攪秋聲周谷雨未散

漢河流尚橫春司遲爾策方用靜妖兵

皎然送李
少賓赴舉

回也曾言志明君則事之中興今若此須去更何疑志列秋霜好

忠言劇諫奇陸機遊落日文舉薦衡時虎跡商山雪雲痕岳廟碑

夫君將潦倒一說向深知

貫休送高
九經赴舉

冬暮雨霏霏行人喜可稀二階夜雪亞聖在春闈馬疾頭童遠

山荒凍葉飛闕師無一事應見麗龜歸賈休送黃

年年屈復屈惆悵曲江湄自古身榮者多非年少時空囊投刺遠

大雪入關遲來歲還公道平人不用疑賈休送葉

憶昨送君詩平人不用疑吾徒若不得天道即應私塵土茫茫曉

麟龍草草騎相思不可見又是落花時賈休聞葉

主聖臣賢日求名莫等閑直須詩似玉不用力如山草白兵初息

年豐駕已還憑將安養意一說向曾顏賈休送陳秀才赴

得桂為邊辟翩翩頗合宜嫖姚留不住書錦已歸遲島側花藏虎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三

湖心浪撼棊終朝華頂下其禮祿身師賈休送友人及

幾載阻兵荒一名終不忘還衝猛風雪如畫冷朝陽句好慵將出

囊空卻不忙明年公道日去去必穿楊賈休送盧

見心知命好一別隔煙波世亂無全土君方擢大科早隨鑾輅轉

莫戀蜀山多必貢安時策忠言奈爾何賈休聞友人

兩河兵火後西笑見吾曹海靜三山出天空一鶚高賃居槐抄屋

行卷雪埋袍他日如相覓栽桃近海濤賈休送鄭

詩業務經綸新皆意外新因知登第勝不著不平人句得孤舟月

心飛九陌塵明年相賀日應到曲江濱賈休送李

捧桂香如紫禁煙遠鄉程徹巨鼈邊莫言挂席飛連夜見說無風
卽數年衣上日光真是火島傍魚骨大於船到鄉必遇來王使與
作唐書寄一篇

貫休送新羅人及第歸

九重方側席四海仰文明好把孤吟去便隨公道行梁園浮雪氣

汴水漲春聲此日登仙眾君應最後生

齊已送孫鳳秀才赴舉

分有爭忘得時來須出山白雲終許在清世莫空還驛樹秋聲健

行衣雨點斑明年從月裏滿握度春關

齊已送人赴舉

槐花館驛暮塵昏此去分明吏部孫才器合居科第首風流幸是

縉紳門春和洛水清無浪雪洗高峰碧斷根堪想都人齊指點列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三

仙相次上崑崙

齊已送韓曉秀才赴舉

煙霄已遂明經第江漢重來問苦吟託興偶憑風月遠忘機終在

寂寥深千篇未聽常徒口一字須防作者心此日與君聊話別老

身難約更相尋

齊已送吳先輩赴京

兩上東堂不見春文明重去有誰親曾逢少海尊前客舊是神仙

會裏人已逐風雲催化羽卻將雷電助燒鱗明年自此登龍後迴

首荆門一路塵

齊已送相里秀才赴舉

雲峰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鈎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

榜中名

魚元機遊崇真觀南樓觀新及第題名處

登科記考

卷三十

三

